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

講演彙編

第五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京兆財政分廳布告

京兆各縣徵收地糧旗租 從前經手書差 向納糧的人 索取串票費 補助紙張印工等項用款每張少則銅元五六枚 多則銅元十數枚 高下其手 並無一定的數目 本廳長訪聞這種弊病 深為痛恨 所以詳准 財政部 京兆尹 將征收糧租串票費定明每串票一張 不分糧串租串 只收票費銅元三枚 此外不准絲毫多取 串票左邊刻有小字 註得明明白白從民國四年上忙起 一律實行 不意日久弊生 風聞各縣征收糧租的書差 仍有不照票面上數目收取的情事 並且聽說 若是納糧的人不肯多花串票費 那書差便故意留難 藉口須查底冊 核對數目 甚至三天五天 方能領得串票 他們曉得鄉裏人在城裏耽擱 住房吃飯 處處要花費錢鈔 傲他不過 只得一五一十的聽憑他們需索 這是一種加收串票費的弊病 至於書差算帳的時候 欺那不懂算數不認得字的人 往往將幾分算作幾角 幾厘算作幾分 多算的錢就賺入私囊 縱然納糧的人 隨後曉得他錯算 要與他講理 但是串票面上 並不是照他所收的數目填寫 毫無一點憑據 這是一種加收糧租的弊病 更有納糧的人 向與糧差熟識 每年但將應完的糧租 交給糧差並不領取串票 糧差收了錢留著自己花費 也不替他領取串票 你們須曉得串票是納糧的憑據 納糧不領串票 豈不是同黑地一樣 如經清查官產分處查出 定須升科註冊 到那時便是自尋苦惱了 這是一種納糧不領串票的弊病 從今以後 縣署徵收糧租的書差 再於串票費銅元三枚定額以外 向你們多要一文或是再以幾分算作幾角 以幾厘算作幾分 准許向縣向廳告發 以憑嚴切究辦 但那不領串票的弊病 雖是糧差可惡 納糧的人也有不是 此後務要到縣署納糧領取串票 莫再尋這個虧吃 倘是實在自己未完糧租 也要趕緊按時繳納 切勿故意拖欠 致干傳催 特此布告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說國會

國家成立的次序

兄弟同居之不宜

專制政體不宜於現時的緣故

國民常識

誤解合羣之害

學校合私塾的比較

不急公益不能自衛說

勸學生勿沾染城市風尚說

法令淺釋

講演彙編

目次

公司種類之解釋

生計指導

實業談

驅除害蟲

擇地選種

愛惜牲畜

人格修養

不忍爲合羣之真髓

欠債的不可拖延狡騙

陋俗改良

禁烟淺說

戒婦女纏足

私塾改良白話

迷信左道之害

附錄

山西省長勸導婦女不再纏足布告

勸告業戶納糧文

講演彙編

次目

三

說國會

國會兩個字 現在我國差不多人人聽見過啦 但是這兩個字的意思 諸位未必能够人人講得來 至於開國會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國會於我們個人生計上究竟有甚益處呢 想諸位更難於明白了 所以亟亟要把國會的意思講講明白

國就是國家 會就是聚會 兩字連起來講 國會就是國家的聚會 所有會中的議員 都是從各處地方上公選最有學識最有道德以及最爲百姓感恩頌仰的人 會中所辦的事 就是議定一國中最要緊的法律 與地方上最重要的利益事情 至於國會的性質 簡直就是國民的代表 所以會中所發生的意思 實在就是國民的公意 現在世界上立憲的國家 沒有一國沒有國會 因爲有了國會 民意纔可以表示出來 纔能夠監督政府不至於專制 我國現在改爲共和政體 格外應當擴張民權 所以這國會尤其重要 咱們一

般國民那可以不知道呢

國會不是廟會或是集會可比 也不是縣議事會或鄉議事會可比 因為廟會是專爲燒香拜菩薩的 集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 專爲買賣東西的 縣議事會是僅僅議論一縣的事情 鄉議事會是僅僅議論一鄉的事情 他的範圍是極窄 他的目的也是極小 國會中所議的事情 是關乎全國的事情多 關於一省的事情少 國會還有極大一種權力 就是監督政府 諸位當曉得我國在前清時代 政府如何專制 如何橫行無忌 我輩小民在下 被他蹂躪得一無法想 任他吸收民脂民膏 這種情形 都是沒有國會去監督他的害處 所以如今我民國開國以來 極想文明 當今大總統黎元洪先生接任以來 誓以法治爲宗旨 什麼叫法治呢 就是一國之中 無論上自總統下至平民 都一律服從於法律之下 要使得國家中無論什麼事情 都是依法而行 秩然不亂 那還不能夠國泰民安麼 但是這許多法律是誰定的

呢 就是國會議定的 所以這國會有一大權 第一是制定法律 第二就是監督政府 國會的意思 大概如此

至於國會的制度是怎麼樣呢 世界各國 各有各的樣子 且不必講他 現在單說我們中國的國會制度 我們中國的國會分作兩院 這兩院的名稱 一個叫作參議院 一個叫作衆議院 衆議院議員就是從平民直接選舉出來的 凡人民年紀在二十五歲以上 都可以被選 全院的人數 暫定爲五百九十六名 他的任期是三年 隔三年便須改選一次 參議院議員是從各省省會及各特別選舉區如中央學會等所舉的 凡人民在三十歲以上 都可以被選 全院人數 暫定二百七十四名 任期六年 隔六年改選一次 這是兩院制度大概 至於兩院所做的事情都是代表國民 却沒有什麼分別 爲什麼分作兩院呢 因爲衆議員的年紀較參議員年紀稍輕 恐怕衆議員瞎鬧瞎講 把國家的事情弄壞了 所以用年紀稍大較爲穩健的參議員補助他們

所不及 且有時當衆議院合政府起衝突的時候 參議院可以出來調定 這就是用兩院制的意思 如今把國會的大概意思 都講明白了 可是還有一句話 國會既然如此重要 選舉國會議員的時候 你們更要曉得仔細選舉 倘選舉頂好的人出來 就是國家之福 倘選出的人不好 不獨是國家受害不淺 也就是你們自己的害處 所以奉勸諸位逢到選舉的時候 千萬別看輕啦

格 言

大禹惜寸陰 秦人惜分陰 (陶侃)

失意事來治之以忍 快心事來處之以淡 (歐陽修)

無自由則國家不能存 無德行則自由不能存 (盧騷)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管子)

國家成立的次序

地球上 大小國家 却是多的很 不論是那一國家 所以能够成立的緣故 一在乎有一定的人民 假使靡有人民 而人民又靡有一定的住居 國家就不能成立 二在乎有一定的土地 祇有一定的人民 羣聚一處 而靡有一定的土地 遷徙無常 亦不成爲國家 又或相隔各地的若干人 互相結合 組成一團體 亦不能稱作國家 必須住居於同一地方 自成一團體 絕不相分離 而後這土地可稱作國家的領土 三在乎有一定的主權 有了土地 有了人民 即使所有人民 語言相同 風俗亦相同 然遇有不平事情發生起來 勢必互相爭奪 互相仇殺 生命財產 便就十分危險 必須要有政府無上的權力 統治在上 使人民左顧右盼 不敢不服從 於是國家方算完全成立啦 比如我們中華民國 有四萬萬方里地 同四百兆人民 又有絕大的主權在上 所以在地球上 算作一個國家哩

國家成立的緣故。如前所述。試想這國家當靡有成立以前。漸漸到成立的時候。所經過的情形。到底怎麼樣呢。地面上。水裏邊。所有動物植物。看到他長大的時光的樣子。必有他沒有長大時光的樣子。這是一定的道理。國家亦是這樣。繼考國家成立的次序。必須經過四時期。第一期孤立時代。在太古時代。家家孤立。每家必有一家長。所有子女。都服從於家長權力之下。而各家之間。各謀生活。往往老死不相往來。毫無關聯統一的觀念。第二期部落時代。各家孤立。自由活動。結果不免互相爭奪。且人口一天繁似一天。因而謀生。一天難似一天。於是爲互相依助起見。漸漸團結起來。並公推一智力出衆的人。作爲首領。所有一首領以下的人。都服從這首領的命令。遂成一小小的團體。這一小小的團體。就名作部落。第三期封建時代。稱作部落的無數小團體。一時並立。於是這部落同那部落。勢不能不漸起衝奪。到了後來。力量大的部落首領。征服別的部落首

領 或是併吞別的部落首領 於是部落的數目 漸次減少 而團體亦自膨脹 文物制度 亦漸見進步 以前所有部落的首領 遂進封爲諸侯 雄據一方 並公推諸侯中最有聲威的人 爲的盟主 獨掌霸權 封建因以成立 第四期國家統一時代 封建的基礎 全在武力 所以爭奪的弊病 愈覺得激烈 於是盟主同有力的諸侯 去征服別的諸侯 統一國內 成作一完全的國家 這國家成立的四時期 細察我們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 却是經過的一定情形 就是統觀地球各國 亦大都相同 可是不容疑的了

格 言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唐翼修）

畫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李邦猷）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高景逸）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張揚園）

故

清道光時河南解元曹懷樸宰閩縣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
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重五十兩持歸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其人有急
需失之恐生他變亟往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
以原銀還之詎彼熟視許久謂尙有五十兩殆欲藉此訛詐曹詰失銀者
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曹顧拾銀者曰然則數目不符此乃他人
所失今其人來汝姑持歸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嘗有人
送還可仍在此候之拾銀者竟持銀去失銀者嗒然不能置一辭途中圍
觀者咸稱快此事載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燈下讀之下以苦名覺其味
與本並雋也

事

兄弟同居之不宜

近千餘年來 讀書的人 中了道學家的毒 一味將門面話頭 裝點裝點 便算正人心厚風俗 那裏曉得人心風俗 反被那道學先生隱隱的敗壞了 列位想人家家裏 有了弟兄 弟兄是五倫中一倫 那有不該和睦的道理 但是和睦不和睦 和分家不分家 卻不相干 不分家算不得是和睦 分家也算不得不和睦 無奈道學先生 偏說兄弟果然和睦 爲什麼要分家 分了家便是不和睦的憑據 唉 這真是道學家裝點門面的話頭 誤人不淺 我今天且將兄弟不分家的壞處 慢慢說來 列位聽着 假如一家人家 弟兄三個 不見得個個多是好人 三個之中 有一個不好 將祖父遺下產業 用得精光 那兩個那怕是好人 也被那個不好的一齊弄得不得了 雖然兄弟情分不比尋常 到了不得了的時候 也不該吵鬧起來 但是祖父在時 及早分家 那怕有一個將產業用得精光 那兩個只要有積蓄 還可分些出

來照顧這個將產業用得精光的。難道不算是兄弟的友愛嗎？若不分家一齊不得了。便要想在弟兄身上盡一分友愛。只因自身難保。友愛也無從盡起。這不是祖父不分家的壞處嗎？況世界上中人以上的人少。中人以下的人多。不要說弟兄之中。有一個將祖父產業用得精光便是一個用得多。一個用得少。兩個弟兄也要吵鬧。那裏能到底和睦呢？便是兄弟果然和睦兄弟以外。還有許多人。要播弄得兄弟不和睦。第一是娶進來的婦人。列位想。兄弟是一母所生。婦女是各娶各的。你娶的是姓張的女兒。我娶的是姓李的女兒。那姓張的女兒。和姓李的女兒。平日不認識。同嫁在一家做妯娌。見了面原是叫姊姊的叫姊妹。叫妹妹的叫妹妹。好像親熱非常。其實情分淺極。那裏能和姊妹一般呢。所以遇著有交涉的事體。便生出許多嫌隙。那時弟兄不要說平日本不甚和睦的。便極和睦。聽了婦人的話。弟兄情分也漸漸冷淡下來。到了冷淡的時候。弟兄嫌隙日深一日。

妯娌嫌隙 更日深一日 後來連你的兒女 和我的兒女 你的奴婢 和我的奴婢 也各幫各的父母 各幫各的主人 從中播弄是非 列位想 妯娌弟兄心中本有嫌隙 聽那兒女那奴婢一番播弄是非的話頭 那有不輕信的道理呢 輕信了 那裏能和睦呢 唉 人家家裏 有了這種情形 便不分家 也沒有什麼趣味 還不如分家的安耽 列位 聽了我以上所說的話 還是說是還是說不是 有人說我所說的也不盡是 爲什麼說 我所說的也不盡是呢 以爲娶進來的 個個都不明白道理 自然將弟兄弄得和睦 難道家家娶進來的 都沒有個明白道理的嗎 有一個明白道理 便不會有以上情形 且上有父母 只要做父母的 做得公平 弟兄妯娌 不分家也不見得一定不安耽 唉 那知父母不是千年萬歲 永遠可以管下去的 弟兄也有不是一母所生的 或是前母所生 或是後母所生 或是祖母所生 或是庶母所生 所生不同 便不能和同母兄弟一般和睦 父母便做

得十分公平 已難保弟兄不生嫌隙 並且公平兩字 也未見得做得到 不分家弟兄那裏能和睦 若說娶進來的 只要有一個明白道理 便不至將弟兄弄得和睦 這個意思 我亦懂的 不過因爲明白道德的婦人 比那不明白道理的 肯退讓肯忍耐 那知家庭之間本有樂趣 等到要退讓 要忍耐 其中樂趣 全沒有了 只糊一個外場面 難道便算家庭樂趣嗎 從前聽見人說有一等明白道理的婦人一進夫家的門 翁姑早不在了 那家事一切 都歸兄嫂經管 便是丈夫 也沒有權柄 翁姑遺下多少產業 無從去問 只得忍氣吞聲 跟着阿嫂去做 有時還要看阿嫂臉嘴 俗語說長兄爲父長嫂爲母 真正難做人 唉 這不是不分家的壞處嗎 還有一等婦人也是明白道理的嫁了一家人家 辛辛苦苦的做人不久丈夫死了 那丈夫的兄弟和他不明白道理的婦人 看見那婦人丈夫死了 便欺侮他 那婦人也只好忍耐忍耐 有兒子的還好 等兒子長大 過快活日子 但是兒子未長

大以前，也就吃虧不少。若使沒有兒子，便是那家人家，家產向來極大。那婦人也享受不着。唉，不分家的壞處一至于此。還要聽道學家的話，不肯分家麼？中國從前的古書，並沒有說不該分家。孟夫子的書人人讀過，滕文公篇有餘夫二十五畝一句，便見得從前男子，成丁以後，各食其力，沒有不分家的。此外禮經，也都說過的。今人只滑口讀過，不去仔細想想，只曉得將唐張公藝故事，說把子弟們聽聽。列位要曉得張公藝九世同居，爲什麼唐高宗到他家裏問他張公藝要寫一百個忍字，還不是九世之中，也不曉得出了幾千萬件，失和的事所以張公藝要忍。若說沒有失和的事，張公藝爲什麼要忍呢？如此看來，不分家如張公藝，還不是裝點門面，反將一家弄得不和睦。列位想，還是情愿分家呢？還是要學張公藝呢？分了家，不是從此弟兄斷絕，平日情分，仍舊照常。爲什麼不分家呢？不分家往往總是父母不肯的緣故。父母以爲我在的時候，便把他們弟兄分家，外人難

免要說閒話 說什麼閒話呢 只說父母教導不好 以至有此等分家的事 唉 與其父母死後 弟兄們因不和睦 仍就邀了朋友親戚分家 將種種家醜現出 不如趁父母都在 兄弟並沒有不和睦的時候 趕緊分家 無家可分 也要叫他們分住 將來兄弟情分反可以保全得住 不至將種種家醜現出來 這便是我勸大家分家的意思 做父兄的 再不可將張公藝故事 掛在口頭 和那道學先生一般 從此兄弟一倫自然不會有名無實 這不是一件正人心厚風俗一大件事嗎

故事

一婦人問一醫生曰君命吾夫作海濱之旅行以資休息否醫生曰然
婦人曰吾亦甚愛海濱居之至適醫生曰善哉俟汝夫歸後再往海濱
則彼可得二倍之休息也

專制政體不宜於現世的緣故

我們中國 歷史可考的 自從唐虞的時候 直到前清末年 中間經過十四五朝 更迭百有餘君 無一朝沒有君主 無一君不是專制 不但是中國爲然 就是西洋各國 若英 若法 若德 若俄 又若東鄰日本 在上古的時候 亦無一國沒有君主 無一君不是專制 洎到近世以來 立憲的聲浪 日接於耳鼓 平等的學說 徧及於全球 到了現在的世界 漫說是君主專制 殆將絕跡 就是君主立憲 亦日形減少 這是甚麼緣故呢 人們的議論 紛紛不一 有的說 上古時候 人民知識簡單 說君是天立的 他的聰明過人 才力邁世 小民無識無知 當然受君主的轄管 所以那時候的君主 也就利用這個思想 實行愚民政策 以神聖自居 以愚饒待人 作威作福 全國大權 都操於他一人手中 小百姓們 只知道納稅完糧 君主的權力如何 待民如何 經邦治國的政策如何 不用說是不敢過問

並且不知道過門 到了現世 人們的知識開了 都知道君主是人中之一 他的身體構造 與小百姓們無異 也有耳目 也有心思 也有頭顱和四肢 他的聰明才力 與常人亦差不許多 他爲何獨居萬民以上 作福作威 壓制小百姓們呢 人們因爲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那君主專制的政體 到現世就不適宜了 有的說 上古的時候 人民稀少 事情簡單 雖說是一人專制 亦不至顧此失彼 現在的世界 人多事繁 非積衆人的意思 合衆人的精神 絕對不可以言治 所以現在的世界 就要設議會 立憲法 剝奪君主的大權 這兩種說法 雖說是很的道理 但是仔細一想 還不盡然 怎麼說呢 現世雖說是人民開化 事情繁多 如果閉關自守 不與他國往來 以自國的生產 供自國人民消費 有對內 無對外 以愚民政策言 治道 以專制手腕平海內 雖說是不能望進步 也未嘗不能言保守 惟是人民的生長無窮 地上的出產有限 人稠地狹的國家 就不得不思伸於國

外 於是生存的競爭烈 國家的獨立難 加以哲學名家 提倡優勝劣敗的學說 樹立弱肉強食的先聲 立國於這個時候 若是想着獨立 不受外人的欺負 就不得不思對外的法子 思對外 不得不先治內 想治內 就不得不改革政治 想改革政治 就不得不去專制 去專制 非立憲不可 什麼叫作立憲 就是訂立憲法 全國共守 人民固然是不敢違反 即君主總統亦不敢違反 何以呢 因君主違反 有君主的制裁 總統違反 有總統的制裁 小百姓們違反 更不必說啦 可見國家訂立憲法的意思 就是因為專制政體 不宜於現世的緣故 現世為什麼不宜於專制 就是像前頭說的 生存競爭的緣故 生存競爭的世界 怎麼就不宜於專制呢 因為行專制政體的國家 視君主如神聖 尊貴無比 看百姓如土芥 半文不值 君民既然是兩樣看待 上下亦安能一體同心 所以遇有事的時侯 就不能合羣策羣力 不能合羣策羣力 還能與外國競爭嗎 不但是不能與外國競爭

並且連防禦外國的欺負也不能 不能防禦外國的欺負 安能生存於競爭的世界呢 看起來 有國家的人民 要是想着獨立 想着不受外人的欺負 去專制 行立憲的事情 是萬萬不能免的 無奈我們中國的前任總統袁世凱 生在現在的世界 爲民國的元首 不知道世界趨勢 行共和政治 反到取消議員 解散國會 把革命的偉人 像孫文咧 黃興咧 都馳之於國外 還以爲不足 到了去年的時候 又想着取消共和 坐大皇帝 實行獨夫專制的政體 卒之 西南起義 取消洪憲 皇帝沒有坐成 把個大總統的生命也喪了 可是袁世凱罪大惡極 死有餘辜 人所盡知 不用細說 那起義的偉人 死義的烈士 爲什麼輕家捨業 擲頭顱 拋生命 以與那大如天 尊如神 威如雷霆的袁世凱爲敵呢 他們的心思就說的是現在的世界 是個生存競爭的世界 非立憲不足以言競爭 非民主不足以圖生存 袁世凱坐皇帝 行專制 反乎世界的潮流 必蹈危亡大禍 袁氏一人

死不足惜 所可惜的 就是我四萬萬同胞 五萬里山河 作外人的奴隸 牛馬 爲外人的財產家業 假若是到了那個時候 我們同胞 死亦死 不死亦死 與其那時死於外人之手 何若現時與袁 破死力打仗 還可冀袁 氏改悟 望中國再強 咱們四萬萬同胞 也可存立於現在的世界 所以那 革命諸人 都同心同德 盡心竭力 不數月間 就把袁政府推倒了 實在 的說 不是推倒袁政府 乃是推倒袁政府的專制 推倒袁政府的專制 民 權方能伸張 民權伸張 然後才可以言競爭 才可以圖生存 知道現世是 個生存競爭的世界 不競爭不能勾生存 那專制政體 不宜於現世的緣故 卽不必說啦

格

言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高叔逸)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深(史指臣)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朱柏廬)

故

泰山在山東鄒縣之東山巔有一觀即聊齋所謂上清宮者中有老道士終年閉戶跌坐爪長二尺許屈曲如旋螺不飲不食不言不動貌枯瘠如腊惟雙眸時一啟閉絳光燭然鼻息微有呼吸而已青島某照像店曾著人往攝其影印之以出售市間查其年壽已二百四十七歲姓鍾氏名文標道號靈樞彼西報所載匈牙利農夫名薩丹者壽一百八十五歲英國歌洛伯州人名巴勒一百五十二歲英國約克州之培立色羅伯人名哥非德一百五十歲誠小巫見大巫矣然人之所貴者以舉動食息如平人能久享自由幸福耳若枯坐深山塊然不動則不如速朽為愈高壽奚為

事

誤解合羣之害

凡是曾經游歷過吾國的西人，靡有不讚揚吾國人民是極能勤儉耐勞奉公守法的一種好百姓。本員時嘗聽到者種話頭，也興頭得了不得。你想我國地大物博，本來就像銅山金穴一般。如果人人齊心協力，拿出我們勤儉耐勞奉公守法原有的本事來，去整頓我們國家的種種事業，就算我們現時貧弱急切不能復原，然而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我們不但有人而且有土。難道十年八年以後，終究貧不聊生弱不敵強不成嗎？可見我們中國的錦繡前途，就全在大家齊心協力上作個根基。簡截說就是全在大家趕快合羣了。但是可有一層，大家須要知道者合羣兩字，善用之固然可以興國，不善用嗎？不但是不能鼓興國，碰巧還要斷送了自家的身家性命。者並不是合羣可以害人，是因為我們合羣的時候，本來所抱的目的，就不正當，就是自己個兒去做，己竟為國法所不容，再加上一種聚眾滋鬧的名目，豈不更

是罪上加罪了嗎

大約者合羣有兩途。一種是國法所許的。或是求着學術進步。合起大家的心思才力來研究種種學藝技能。或是要公益事業發展。合起大家的資本物產來組織種種公司會社。者統同叫做合羣。歐美各國以合羣的能力大小。作個國家盛衰強弱的標準。就是者種合羣。所以者種合羣算做一種國民的道德。大家試想者台羣兩字有多麼尊貴多麼光寵呢。一種是國法所不許。人民要觸犯了。定要嚴厲懲辦的。比如興辦公益事業。我們因為不便私圖偏要去破壞公益。人家提倡新政。我們因為脾胃不投。偏要阻撓新政。者種行爲。已經是社會的盜賊。國家的罪人了。他卻又捏造謠言到處煽惑。多方挑撥。一定要將者奉公守法的老百姓變成些無法無天的監獄犯。借着大夥的名目。壯他自己的兇威。可憐我們一般平素奉公守法的人。不知道他是一種希圖僥倖駕禍於人的心腸。轉到捧他是烘烘烈烈俠肝義胆的好。

男子大丈夫 彷彿就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一般 又那知他是一肚子鬼蜮的技倆 虎狼的肺腑呢 試問者種兇人 者種舉動 漫說是國法所不容 就算揣情度理 他 不惜犧牲大家的身家性命 去營謀他個人非分的妄想 也就死有餘辜罪不容誅的了 爲甚麼到還有些人相信他呢 大凡者種首惡的人 他最會迎合一般愚民的心理 愚民有崇拜水滸傳的心理 他便以水滸傳中人物自居 愚民有崇拜响馬傳的心理 他便以响馬傳中人物自負 愚民有崇拜仙狐鬼怪的心理 他便假託山妖木怪作出種種妄誕不經的話頭 有時還能引證出幾椿幾句意有所指偏而不全宜古不宜今的聖經賢傳歷史陳述 來堅愚民的信仰 打動愚民的憤火 你想真有新知識的人 能有多少呢 自然是引爲同調 趨之若鶩的了 及至到了勢成烏合 未必就難有受人忠告畏罪懼禍的轉念 但是那爲首作惡的人 他豈有不慮到轉念者一層的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硬找出一句極不通的俗話來 讓你死心塌地

說是法不責衆 哈哈法不責衆 法不責衆 爲你者四個字 正不知斷送了多少頭顱 冤死了多少同胞 如今再不把你的假面具揭破 將來你者助紂爲虐爲虎作倀的禍根 還不定鬧出多少天翻地覆血雨腥風的亂子來 苦者一般蚩蚩之氓哩

第一層世界各國所以有法律的緣故 就是因爲人民衆多的緣故 假使世界上僅有一人僅有一家 隨他草食卉服也罷 茹毛飲血也罷 甚至於他有本事 把全世界的飛潛動植 全地球的山林川澤 全都歸他一家一人獨占了 也未始不可 因爲世界上既靡有別人別家 自然也就無所謂干涉無所謂保護無所謂法律了 祇要成了家族 成了部落 便必須有一定的法子 去限制他們 不得純顧自己 妨害公衆 者家族部落的生存 纔能保持的住 外侮內亂的禍害 纔能抵抗的住呀 要是成了國家 那勢派更格外大了 人民更格外多了 自然者維持公衆的安寧 防範禍患的計慮 更須有格

外的方面。嚴重的條文。所以家名家規校名校規鄉名鄉約。一到了國家身上。卻重大其事的叫做國法。就是專制時代。尙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威嚴。可見者國法二字。最是一種正直無私神聖不可侵犯的了。怎反說是立憲的國民。純任法治的時代。反到有法不責衆的事體。那豈不連專制也不如。簡直算是無法了嗎。大家想想者法不責衆四字。國家究竟能承認不能承認。是不是那爲首作惡的人。來愚弄我們。陷害我們呢。

第二層大家既明白國法是爲全國公衆設的。自然是以全國公衆爲前提。倘有一部分人出來反對。在我們成千累萬覺着算是衆了。豈不知比起全國來。不過是九牛一毛。太倉一粟的樣子。如何就能算的是衆呢。孟子說是以一服八後必有災。試問我國共有二十二省。再加上蒙古西藏。就算我們全數起來反對。那也連以一服八尙作不到。就果真是法不責衆。試問我們能有力量的辦到一個衆字嗎。諸位試看山東的曹州。江蘇的徐州。不是著名的

民風刁悍 在先動不動就要抗糧鬧漕 常常的有些無法無天的舉動 但是究竟的結果 也無非是派兵痛剿 殲厥鉅魁那是不必說了 就連那被脅從的人 到頭來也免不了受那玉石俱焚的慘禍 你說可憐不可憐 再上大處說 前清的義和拳 乾嘉時代的川楚教匪蹂躪十餘省 虜聚百餘萬 掀天揭地 聲勢浩大 試問他的結果 是勝是敗 是存是亡 想來大家是靡有不知道的了 可見就算是法不責衆 果真要聚衆滋鬧 也不容易倖逃法網 大家又何必上者個大當呢

第三層君主國的法律是君主欽定的 無論好歹 人民不得參預 民主國則不然 一國的法律 都是由人民代表的議會制定的 議會是人民的代表 你想議會制定的法律 不就同全國公衆制定的一樣嗎 難道必須四萬萬人 全都召集一處 七言八語 人仰馬翻 纔能算是全國公意嗎 既是全國公衆制定的法律 我們又忽然出頭反對 不必說是違反公論 是以卵擊石

萬萬不能倖成的 就祇者出爾反爾 自相矛盾的舉動 便已就不是共和國民的程度 爲圓球所騰笑 爲外人所不齒了

總上三層可見者法不責衆的一句話 是絲毫理由也靡有 可憐我國的同胞 對於應該合羣的事體 卻不合羣 凡是公益的事業 慈善的事業 人人都是退前卻後 袖手旁觀 各顧各人 誰不管誰 抱定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無情無理的惡爛俗語 作個處世的金科玉律 (又是一句俗話) 咳 該合羣的他卻不去合羣 甘心承認者一團散沙的頭銜 獨有到了觸法網犯刑憲的時候 他卻一個賽一個 爭先恐後 惟恐將來株連不上 拖累不上 就像一入搗亂的大幫 便榮耀的同革命偉人命世英賢差不多 於是也不管是學校 鐵道 電綫 礦業 哩 教堂 哩 祇要不對我們的老舊眼光 便湊集些人來起鬪 至於條約上說下去說不下去 法律上承認不承認 就算到了受法律懲治的時候 自己尙不明白所犯的何種罪名

諸位若不信 就問庚子義和拳的行爲 究竟是對不對呀 恐怕還有好些個人 說是義和拳失敗 是天不滅洋的呢 你說者種知識可憐不可憐呢

故

病者向醫生曰吾罹此重疾其勢非用手術不可然手術甚危先生亦知每百人中患此病而能愈者有幾人耶醫生曰據吾醫界調查五十人中可活一人此係精審統計言必不虛病者曰然則吾無望矣五十人僅活一人吾豈能幸於四十九人之數醫生曰否君必愈吾已色醫四十九人四十九人均死君爲第五十人以統計終結言之君必活也

事

學校合私塾的比較

錄勸學白話

有人問從前私塾裏頭 亦可以念書求上進 爲甚麼必定設立學校這話可就又說回來了 就是因爲私塾的教法不好 不能長知識學本事的緣故 可是這裏邊的細情 大家還多不能明白 就是略明白些的 有因爲合那私塾的先生熟識 情面上不得不把子弟送到私塾裏去 不知道子弟一輩子的事業成敗 全看年輕的時候念書怎樣 若爲一時的情面 把子弟一輩子的事業全耽擱了 豈不是不明白嗎 亦有那將此事看作不要緊的 說是吾們孩子不打算上進 認幾個字就算了 所以就成全了一個半明不白的孩子 這亦是不入學校的壞處 今天我把這學校合私塾的好壞 一樣一樣的比給大家說一說

第一樣先從這知識(智育)上說起 私塾的教法 每天不過認幾個生字 光教字音 不教字義 不教寫法 亦不說字的用處 學生整天裏高聲叫喊

聽着到像是多麼用功的似的。終究聰明的一天不過記住幾個字音。笨的連三兩個字音亦記不住。就是記住了。不懂的甚麼意思。亦是無用。念到三五學以後。先生纔給開講。講的時候。光順着字面說。一說就算了。亦不管學生真正懂與不懂。你想這不是白白的耽閣工夫嗎。嘗見有個私塾。大小學生。很是不少。其中有一個年長的。我問他上學幾年了。他說七八年了。問念的甚麼書。他說正念書經。問他講書沒有。他說講過上下論語。問他論語開首第一章怎麼講呢。他就子是夫子曰是說話的學了一遍。又問他孔夫子說這話。是爲甚麼呢。他說不知道。你想論語大學中庸那些書。本是很好的。因爲裏邊的道理很深。私塾的教法又不好。所以學生一定不能明白的。大家想一想。上學念書。本是爲的明白道理。有用處。像說的這個學生。上了七八年學。念的書亦不少。一點道理亦不明白。況且又不教算盤。不教寫書信帖簡。就是再念幾年。亦是白費。不必說這個學生。就

像那從前進了學的秀才，是應該明白道理能做事的了，可是那不能寫信算賬的亦很多，所以俗語說念書念成個書呆子，就是因為教法不好的緣故。若是現在的學校，決不是這個樣子。教小學生的時候，先把這字教他念，念會了就給他講，講會了就教他寫，把這字的念法講法寫法，先教他懂，明明白白的，以後又教他使用這個字，另編一句文話，教他知道這個字的用法，所以念一個字，就有一個字的用處。這個以外，又教他筆算算盤寫信寫賬寫帖各樣的事情，並且學校教的書，全是按着學生的年紀，把他們能夠明白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教去，不像私塾一開首就教學生很深的道理。像大學中庸那些書，不必說了，就是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幾句，在六七歲的小學生，能夠真懂嗎？所以學堂的教法，必定由淺而深，總得教學生明白了纔算，這是學校比私塾第一個好的地方。

第二樣是講品行（德育）就是教兒童學好懂人事的意思，從前私塾的先生

除了教給學生幾個字幾句書 餘外並不給他講究甚麼道理 所以那學生除了認幾個字念幾句書 甚麼亦不懂 就是那稍好一點的 遇見學生不守規矩的時候 就是給打一頓 那知道七八歲的小孩子 本來不懂的甚麼好歹 若不先給他說明白了 就是打他 亦是無用 若是現在的學堂 很講究管理的法子 知道小孩子們 光教他念書 不講品行 是不成的 所以學堂裏邊 有修身一樣功課 每天給他們講些個孝父母 敬長上 交朋友的故事合道理 教他們學好懂人事 亦很留心教他們自己洒掃應對的事情 教他學些勤勞 又遇見學生有了錯處 把那錯的地方 給他說個明明白白 教他改了 亦不用打罵 沒有不能改了的 所以教法好的先生 教出來的學生 多是規規矩矩 不像私塾的學生 對着先生 如同老鼠見了貓 背着先生 就胡作亂爲的那些樣子 這是學校比私塾第二個好的地方 第三樣是身體上的事情(體育)人生做事 全憑着身子 若是身子不結實

甚麼事情亦不能做 這是大家通知知道的 可是私塾的學生 進了書房 一坐就是半天 一點亦不教他動彈 你想就是大人 常常坐着不動 日子久了 筋骨一定亦是很疲軟的 況且是幾歲的小孩子 正在精神活動的時候 能不受病嗎 你看從前念書的人 不是勞傷疲弱 就是腰彎足軟 一生多病 現在的學校 知道這個毛病 所以功課裏邊 有體操一門 爲的是強壯身體 以外還有有規矩的遊戲 休息放假的時候 原來人要是常用心不動彈 竟勞苦不憩息 一定是出毛病的 小時受了病根 一輩子就不能做事 是不可不防備的 這種道理 合吾們經書上說的藏修息游 是一個道理 這是學校比私塾第三樣好的地方

有人說 像這樣說來 固然是很好 可是現在學校 怎麼有不那樣教的呢 這話亦是不錯 現在的學校 實在有不照那樣辦的 那全是當教員的不肯認真用心去教的緣故 若是通認真按着章程辦去 學校自然通好起來的

又有人說教員不稱職 學校就不能夠好 那却怎麼樣 這個事現在有勸學所查他 縣知事管他 北京有教育部 省裏有教育科 年年派人查看他 教員不好的 教他改良 不能改的 就撤換了 可是大家若是因為教員不好 就說是學校不如私塾 學校若是會說話 一定是向大家喊冤的

格

奢侈者衰弱國民之大原因也(巴克車)

一息不戒災害有革(明仁孝文皇后)

道吾過者是吾師 誇吾好者是吾賊(白秋齋)

言

貴儂則自由人 爲奴隸(希臘)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史檮臣)

不急公益不能自衛

什麼教作公益呢 這話要分開說 益是利益 公是公共 急是趕急去辦 要串着說 就是趕急去辦公共利益的事情

什麼教作自衛呢 這話要簡單看 自是自己 衛是保衛 自衛是自己保衛自己 要繁難著看 就是自己的身家 自己的性命 自己的財產名譽 都得自己好好的保衛

但是一方面要辦公益 一方面又要講自衛 這兩個學說 似乎兩不相容 試看公字反面 不是私嗎 益字的反面 不是損嗎 欲急公益 定招私損 豈不是靡有私損 就不能成全公益嗎 再看那自字的對面 一定是有別人了 衛字的對面 一定是有干涉了 自衛是不准別人干涉自己 自衛也必不去干涉別人 可就不言而喻了 這一方面爲人著想 一方面爲己著想 相背而馳的道理 不用說各走於極端的時候 將有絕對衝突 卽此空言

想像 講公益的 必然是四海皆兄弟 知有他人靡自己 像兼愛的墨子 磨頂放踵 那個樣子 講自衛的 必然各掃門前雪 不管他家瓦上霜 像爲我的楊子不拔一毛 那個樣子 勢必至於要公益了 就有害於自衛 要自衛了 就有害於公益 總而言之 不能犧牲自己 萬難辦公益 既要犧牲自己 萬難講自衛 硬說是不急公益不能自衛 那句話不是哄人嗎 試問現在的人誰是馱子 哄騙他還成嗎

殊不知這不急公益不能自衛的道理 是一點不錯的 但是那懵懵騰騰的人 只顧眼前 不顧腦後 專管今日 不管來時 遇小事要計較了 不曉公德公理爲何物 遇大事要糊塗了 想着自私自利也不成 所以世界以上靡什麼公益的事情 四民之中 靡享過自衛的幸福 到了那遭殃落險的時候 反怨恨大家公衆 不拉他一把咧 你不想人人都是各顧各 誰還救濟誰呢 這個道理 有幾個比喻 請先給大家說說 讓大家聽聽

譬如甲乙二人 一同趕路 忽然來了一個狼 突把那甲姓咬住 這個當裏 乙姓若有共同利害的心腸 奮不顧身 向前助一臂之力 未嘗不可把狼宰了 驅逐跑喫 若是說這狼並靡咬着自己 我躲在一邊 安排着個人無恙 就是如天之福 或其更甚的 袖手旁觀 並且有幸人之災 樂人之禍的樣子 這乙姓他自己爲自己打算 不爲不妙 那裏知貪狼無饜 立刻要連類而及 到那個狼又撲了他去 還有誰人護救他呢 然此是患難發現以後的事情 還算不了不能自衛

又譬如同住一村 時常有賊盜打攪 這個時候 若是一村子的人 通能齊心努力 預備不虞 或挨門撥更 或創辦巡警 或高築柵欄 或製買軍械 約束得法 守望相助 那賊必不拏雞子碰石頭來 若是富的說我自已看家 是不害怕的 卽偶爾失錯 也不值什麼 窮的說我們室如懸磬 賊盜是看不上眼的 舍出死命保護鄉里 犯不着給他們財主帮忙 殊不知

這一村子人成了一盤散沙 明火執仗 富的固所不免 就是小偷小摸 窮的丟了床被子 在冰雪嚴寒的時候 想那難受的景况 比富的還利害呢 你們想想 是不是不講公益不能自衛 你們大家想想 一縣的事情 一省的事情 全國的事情 是不是合這一村子一樣 你們再看看那講政治的 講教育的 講實業的 講陸海軍的 無論官治民治 什麼國體政體 是不是苦口婆心 舌敝唇焦 都是研究那公益自衛的道理 期求達公益自衛的目的

由此看來不急公益不能自衛 這個學說 實在牢不可破了 大家想都明白了 究竟什麼是公益 怎們個急法 自衛到什麼程度呢 這不能不檢著切近的 底細說說 因為地方上公益事情 是很多的 除了一人一家的私事 大凡多數的共同利害 統可以教作公益 像開通民智的事情 什麼學堂 幼稚園 傳習所 講演會 閱報處 無一不是公益 像培植

民德的事情 什麼戒烟社咧 進德會咧 社會改良會咧 戒纏足會咧 無一不是公益 像強壯民體 所謂衛生的事情 驅除民患 所謂保衛的事情 發達民權 所謂自治的事情 以及施醫 舍藥 賑災 恤鄰 捕蝗 伐蛟 除盜 禁賭 各樣的單獨機關 名目繁夥 指不勝屈 想着辦公益 統辦固然不行 若單獨着辦 可先從那條作起呢 況且我說那公益自衛的道理 是要人人見義勇爲 不是事事都要去辦 是要人人公爾忘私不是處處要一時美善 如果急公好義 比戶皆然 那些個好處 還用提嗎 所以急公益以自衛的事情 雖說很多 只可以把切近的 指出一兩條來 先作一個例子就行了 第一是治水 爲我們京兆最要緊的公益 京兆地勢 西北兩面淨山 高如建瓴 東南兩面爲陸 卑而近海 所以春冬兩季 水流乾涸 河底也揚起塵土來 到了夏雨連綿的時候 河水漲發 百川洋溢 因此潰決 淹沒田廬 你看這些年代 什麼永定河 什麼北運河 蘆運河

鮑邱潮白等河 那一年不開口子 開了口子 有形的損失 無形的損失 那一次能以數計 這水之爲害 豈不是京兆方面 最痛心疾首的公害嗎 既知道是我們的公害 大家想個法子治理他 教他不能爲害 那就是切近的公益了 有了公益 自己能不享其福嗎 人或疑我這話 說的太容易 請先把水之爲物 給你們說說

世界上的東西 靡比著水再平的 但是水性流通 利之就有利 害之就有害 不利則害 不害則利 是一時一刻不能平的 在我們治理得法 就有利無害了 俗話說南人視水如血 北人視水如仇 豈是這個水 偏向南方 禍害北方嗎 不知是南人講究水利 能把那水治作的像孝子賢孫一樣 操縱於股掌以上 怎麼用他 怎麼聽命 到了水能聽命的時候 還能够受他的害嗎 不害人並且利人 能不視如血脉嗎 若北人則不然 平常畏水如毒蛇猛獸 不是不管他 任意的橫流 就是曲防爭地 不教他宣洩 所

以以鄰爲壑的 拂水之性的 都是把人受制於水 不能把水受制於人 不
開水則已 一開水立刻崩潰 所有生命財產 一概附之東流 見水害不見
水利誰不視如寇仇呢 因此之故 想着除北方的禍害 做效南方的利益
若不趕急去辦治水的事情 是萬萬不成的 或是組合水利 在上流地方
多開溝渠 引水灌田 或是排洩水路 在下游去處 疏通尾閘 分途入海
或是約束水勢 在中流險要 濬河使深 築隄使固 這統不是一人一家
的私事 更不是一人一家所能辦到的事 所以教作公益 所以教人要趕急
去辦 到那安瀾有慶 民豐物阜的時候 就靡有望洋興歎 吾其爲魚 一
個不得其所的了 你們不信 看看保安地方 順義地方 那不是同下流決
口的一樣的水嗎 人家開闢的稻田 夠多麼好哇 我願大家(急公益的)
都以這保安順義作個榜樣 人人急起公益來 纔是我講演的心思呢
第二是修路 者也是京兆最要緊的公益 京兆地方 不是山坡 就是流水

山坡是陡的 流水是急的 既不利於車行 又不利於舟楫 所以自古以來 本是文明首善的地方 竟因着山能阻化 水亦不能進化的原故 反不如別處開通 豈不是道路上交通不便的害嗎 如今世界 不是那老死不相往來的時候 不用說道路梗塞 於輸入文明有防碍 就在我們莊家主 花錢上頭 想錢上頭 你瞧瞧吃多大虧 本地出產的東西 如果吃用有餘 都想着把他運出去 在四外發賣 那交通方便的 運費自然輕減 運費減少 物價自然低廉 一則容易出手 再則獲利必厚 若道路不便 漫說是運費多花若干 有時想着多花運費 還怕運不出去 以至腐爛廢棄 無人過問呢 就是我們日常使用的那外來貨物 合這個道理 正是同一比例 價格昂貴 也就不必說了 想着買也買不着 保不住有那個時候了 然此不過生活程度上 略有損害的事情 卽不然亦不過毫無利益的事情 還不算不能自衛 還說不到自衛的效果 我今把不修道路 自己也要吃虧的道

理 先給大家說說

大家曉得京兆公署 近來有派委調查道路的事嗎 自某處到某處 定爲國路 自某處到某處 定爲縣路 國路不是爲的國家交通便利嗎 縣路不是爲的縣與縣交通便利嗎 至於鄉村的道路 雖然調查不着 然自己方便與人方便 也是一樣的道理 若不信你們自己想想 誰家的門口 誰家的過道 誰家不打掃的乾乾淨淨 拾壞的平平整整 有什麼泥水要墊了 有什麼荆棘要除了 有什麼甄頭瓦塊要揀了 自己爲自己交通方便 誰家不是那個思想 獨至於一鄉一村共同走的道路 反到互相推諉 說是與自己無關 靡一點公益的心了 殊不知離了公有的道路 必然寸步難行 要當着雨水的時候 保不住一出門陷在泥溝裏 風雪的時候 保不住一失足埋在雪坑裏呢 那纔後悔不拿公益心修修道路咧 豈不晚了嗎 以上兩條 只就着不急公益不能自衛的事情 略一指點 作個例子 其他

辦理團防保甲等事 以及充兵服役等事 都是切近的公益 都是切近的自衛 可以類推 不用繁言了 但是無論那件公益 趕急去辦的時候 有兩種心腸 萬勿讓他發生 一是假公濟私的私心 一是五分鐘的熱心 有私心的人 藉口公益 其實皆為肥己 公益固然辦不成 自衛終必自害 就是毫無私心 而提倡公益 靡有持久的毅力 熱熱鬧鬧 過了五分鐘 就冰涼冰涼的 扔在脖子後頭 自衛效果 一定也是摸不着的 大家能明白這個道理 然後去辦公益 然後去講自衛 易經上說 損下益上謂之損 損上益下謂之益 我且引申其義 說是損人利己教作損 損己利人教作益 請大家注意注意

(完)

格

言

極勞苦之中含無量之樂趣(彌爾特)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呂近溪)

見地要高明履踐要篤實所知崇禮中道(張楊園)

飽食緩衣亂說閒要終日昏昏下如牛馬(呂近溪)

勸學生勿沾染城市風尚說

陳鳴鑾

有幾句諺語，說是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城外布一疋。這就是說城市的風尚，城外的人，也照着那樣學，甚至還有過於城市的。這就叫做沾染，就比如山僻的鄉村，他那風尚，就比離城市切近的地方，儉樸多了。離城市近的鄉村，較比着城市裏頭，那城市便繁華多了。城市的繁華，要較比省會，或通商巨埠，及京師地方的奢華，那城市還算儉樸的哩。所以鄉村的學生，在他家裏，耳所聞的，全是儉樸的話，目所見的，全是儉樸的事，所穿的不過粗衣，所吃的不過粗飯，原不知奢華的事情。及至到了城裏的學校，瞧見人家穿的好，吃的也好，不經不由的，動了羨慕的心，甚麼飯館啦，三個一羣，五個一夥，也要吃去，衣服不合時派啦，又要瘦小，又要華美，也求他父母給做去，漸漸的就往奢華裏頭學了。趕到小學畢了業，那奢華的事情，已經學會了，再一到了中學大學。

瞧見省會京師地方 衣服的華麗 飲食的精美 要是沒有準把握的學生 簡直的忘其所以 那可更了不得了 再有同學好奢華的人 一勾引 今日上戲園子看戲去 明日上飯莊子吃飯去 今日上綢緞鋪做衣裳 明日又往估衣鋪置被褥 甚麼又是鐘啦表啦 全都要買 這還可以 一來二去的再到娼樓妓館 八大胡同 這們一治遊 簡直的把個孩子鬧的迷迷糊糊 暈頭暈腦 功夫也不想着用咧 學校也懶怠去了 竟惦記着外務啦 你看這沾染城市風尙的害處 有多們大呀 我今天所以要勸勸衆位學生 請問爲父母的 叫你來入學校 爲的是什麼呢 可是叫你來學浮華 來學奢侈的嗎 必然不是嘍 既然不是這樣 必是叫你來求學嘍 既是求學 要是學沒求成 反到沾染了好些個習氣 豈不是辜負了你父母的心嗎 說到這裏 我再把沾染城市風尙的害處 舉出四樣來 說說給你們衆學生聽 一是耗費錢財 二是曠廢學業 三是喪失品行 四是敗壞心術 怎們耗費錢

財呢 先前已經說過 好吃 好穿 好看戲 好冶遊 這豈不是耗費錢財嗎 怎們曠廢學業呢 學堂上課 有一定的鐘點 你要竟貪外務 悞一堂就少增一堂的學問 悞一天就少增一天的學問 曠悞多了 分數也扣的多 再加上心爲外務所紛 那還能夠安心受教嗎 趕到考畢業的時候 程度必然是低的 那等級也就不能占優勝咧 這豈不是曠廢學業嗎 怎們喪失品行呢 凡爲學生的 品行必得端方 然後學業纔能有成 若把城市的風尚沾染上了 一舉一動 不是學爲輕薄 就是學爲放浪 日子長了 甚麼私自練習賭博咧 偷看人家婦女啦 種種不知自愛的事情 無不爲之 這豈不是喪失品行嗎 怎們敗壞心術呢 學生的心思 總以誠實爲要緊的 造就纔能遠大 要是沾染了城市的風尚 心心念念 不是入於奸猾 就是入於刻薄 把那慈善忠厚的觀念 都沒有了 人家要是比他強 他就起了忌恨心 人家要是不如他 他就存了藐視心 像這樣的人 豈不是敗壞心

術嗎 城市的風尚 既有這樣的害處 學生是萬不可沾染的了 話雖是這們說 然而說出去 還得說回來 城市的風尚 雖是浮薄 城市的人 也有不浮薄的 學生雖不可沾染他那風尚 也當親近他那好人 這叫棄其所短 取其所長 學生要能這樣纔好哪 必能樽節費用 衣服但求潔淨 不必總得華美的 飲食但充飢渴 不必總得肉食的 再能無所嗜好 自無耗費錢財的弊病啦 再能勤習功課 愛惜光陰 上堂的時候 靜聽講義 下堂的時候 再加以溫習 心裏一點外務也沒有 日間一時耽悞也沒有 自無曠廢學業的弊病了 再能循規蹈矩 力戒輕浮 一點錯事也不辦 一句錯話也不說 在學校裏 出來進去 安安靜靜的 在街市上 一來一往 穩穩重重的 自無喪失品行的弊病了 更能處心積慮 務爲和平 欺詐的心 一生出來 立刻就把他洗除了 公德的心 一想起來 常把他保守了 自無敗壞心術的弊病了 鄉村的學生 到了城市 應該這樣 我再勸勸

城市的學生 也把那城市的風尚 去掉了纔好 萬不可自以爲生長城市
風俗習尚 既是這樣 我也就隨着這樣 不用改除了 可是怎們改法呢
比如城市的風俗尚浮華 我偏力求節儉 城市的風俗尚游惰 我偏力求殷
勤 城市的風俗尚風流 我偏務爲端正 城市的風俗尚虛僞 我偏務爲誠
懇 生在城市 不爲城市的風尚所傳染 不論城鄉的學生 都能够這樣
這纔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哪 日後出來作事 或投身政界 必能有利於國
有福於民 或投身軍界 必能拱衛國家 保護人民 或投身在工界 商
界 農界 必能發達實業 挽回利權 你們衆學生 果能像這樣作事 方
纔對得住國家設立學校 教育人才的美意 你們各加奮勉纔好呢

故

事

昔王襄露底 凡居家而猝遭水火死亡盜賊者事後追悔每以此語爲
口頭禪夫不虞之變世所恒有雖出於意料以外不能豫防而治家精細
者必竭誠心力以弭患時注意於衛生門戶火燭盡人事以待天命也

故

事

曾湘鄉好譴一日與客論事因嘆曰天下事有非賢豪所能濟者有非庸人所能辦者當別設一科目絕無良心科以處之時幕下有善化何應祺少年個儻不飾邊幅率而對曰公果設此科哀然居首者舍某其誰耶舉座大笑湘鄉沒後予證文正應祺因自號武歪公以示與文正公相當云

公司種類之解釋

古代的事情極簡易 一切需要的物件亦不多 所以買賣上所有事業 一個人把些小資本已做得過去 不必有大規模的計畫 到了後來 社會上的事情 一天似開發一天 需要的物件 一天似繁多一天 且交通亦一天似便利一天 因此小規模的商業 不能同大規模的商業相競爭 但是大規模的商業 不是一個人所能辦得起來 必須聚了零零碎碎的小資本 合作大資本去經營 這大資本所經營的商業 在我國名作公司 在日本就名作會社 查我國頒布的公司條例 內中所訂公司種類 共有四種 一 無限公司 二 兩合公司 三 股份有限公司 四 股份兩合公司 今就這四種公司的意義 述說述說

甚麼叫做無限公司呢 就是兩個商人以上 集合資本去經營 這種商業浮了錢以後 便按照每人出資本的多少 平均分配 如果虧折了本錢 不管

虧折至若干 亦須平均分配 担負完全責任 所以叫做無限公司 無限二字 是靡有一定界限的意思 甚麼叫做兩合公司呢 就是兩個人以上 集資去經營一種商業 但是這種公司的股東裏邊 有的負無限責任 有的負有限責任 有的負無限責任 掙了錢以後 便按章照章分配 如果虧折了本錢 有限責任的股東 只以所出資本的多少 而負多少責任 無限責任的股東 照原來所出資本以外 如有虧折 並須再出資本 以了此虧折 這種股東 遇着分利的時候 便比有限責任的股東 當然獨多些 所以兩合二字 是表明有限無限兩種關係在裏邊 甚麼叫做股分有限公司呢 這照招股的辦法 出一股的是股東 出許多股的亦是股東 股東所負的責任 均是有 限 因恐一二人發起 創辦 易有詐騙行爲 所以發起人 必要有七人以上 又恐內中辦事人 易於作弊 所以必要由股東中 公舉董事同監察人 這種公司 當然同別種公司不一樣 甚麼叫做股分兩合公司呢 這亦是

照招股辦法所開辦的公司 但是發起人之中 獨有負無限責任的股東 組織大概 亦同股份有限相同 惟祇公舉監察人 而不公舉董事 因其中有無限責任的股東 完全負責所以董事一職 自然用不着了 這是我國法律上所認定的四種公司 其大概意義 不可不知 總之無論那一種公司 均有一定的辦法 到了創辦公司訂章程的時候 格外注意就得了

故 事

過橋尋筵 帆船過橋必先落筵此一定之理也今日過橋落筵喻人之當為不為而機會坐失也凡主持家政事前雖決諸事後始悔悟者蓋聽斯言

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此亦見機不早離憐亦晚之嘆凡人正事應物失相當之時間至覺悟而始圖補救者猶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也

故

有事有人無事無人 此俗語過河拆橋之意人不能離羣獨立故有事而望助力在所不免然時過境遷即反眼若不相識用得著則親之如骨肉用不著則疏之如塗人微論世事無常後此若更何需如何啟口就令不復求人而人不負我我實負人之誦 未能免乎

事

幾人不願血腥氣 凡處世待人而過嚴過刻者皆犯此失余家有楹聯云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心田留一點子種孫耕與此恰相針對彼殺人不顧血腥氣者苟三復斯言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惟人受其賜我亦積福多矣

實業談

驅除害蟲

我們竭力的布種莊稼 爲的是吃飯穿衣 不料有一些小小物件 或飛 或走 或爬 單要吃我們的莊稼 有吃心的 有吃根的 有吃莖的 有吃葉的 總是吃我們所要吃的 吃我們所要穿的 實在是我們的仇敵 因爲大的有害於人 所以叫他是害蟲 自然不能不用厲害的法子 驅除他了 論這驅除害蟲 我國花園菜園裏 用灰以殺蚜蟲 用刀以殺綠蟲 早有講究 惟莊稼內 除用砒以驅螻蛄 用剪以斬豆蟲外 別的法兒 幾乎全不曉的 我們要知道驅除害蟲的好法 當先知道生長害蟲的次序 大約分爲四期 下子產卵 爲第一期 卵破出蟲 爲第二期 蟲老成蛹 爲第三期 蛹化成蛾 爲第四期 四期巡環 爲害無窮 隨期驅除 自然有功 當他爲蛾的時候 早晨露水濕翅 不能遠飛 就用掃帚打 下晚喜撲燈火

點着蠟燭 放水盆上 就引令自投 白日用綠色網罩 教他眼不及覺 捕拿也不甚難 萬一拿蛾不淨 教他下子產卵 務要仔細查看穀葉穀心 合亂草裏 一有子卵 快快搜而乾之 燒以烈火 萬一拿子不淨 教他卵破出蟲 更要仔細考察穀葉穀心 有枯黃的 就知道蟲藏於內 快快拔出 晒乾 作爲燒草 萬一拿蟲不淨 教他食足成蛹 就在冬日把穀根全行拾起 用替柴炭 蛹都成灰 蛾何從出 子何從生 年年如此 家家如此 害蟲之深藏的 固不能爲害 就是害蟲之顯露的 如蝗蝻一般 亦可用肥皂調和極苦藥水 洒在葉上 使不敢嘗 火燒地邊的草堆 絕其子卵 使不再生 人設的法 不能說完 還有天然的法 如一般飛禽 大約多吃蟲子 當他抱生的時候 務要保護他 燕子一類 更是單單吃蟲的 無論何時 都不准害他 這就稱呼他是益鳥 又如一般吃蟲的 也是單單吃蟲的 無論何時 人也不准害他 這就稱呼他是益蟲 益鳥益蟲越多 害蟲

自然越少 於今的人 圖小利 忘大害 甚至以戕害益鳥益蟲爲取興 官長可不出示禁止嗎 大人可不教訓孩子嗎

擇地選種

某地常用某種 結果就不甚好 如北京的西瓜 種一兩年 必從山東另換種子 這是人所共知 也有人說 廣東的芭蕉 結香蕉果 其味甚美 何以挪到北京 就不結果呢 我說這全是關乎冷熱的緣故 並不是關乎土地的緣故 若論起常理來 換地換種 收成必好 這是農家早試驗過的 無人能駁 況且一塊地裏常種一樣莊稼 收成也必不甚好 如此地今年種麥豆 明年還是麥豆 後年還是麥豆 凡麥豆喜吃的原料 接接連連 都吃完了 尙能指望豐收嗎 總要今年種麥豆 明年種高粱 後年種包米 或種瓜麻 輪流布種 始爲合法 這也是我農家常經驗過的 若說到什麼樣的土地 喜種什麼樣的東西 如山地喜種菓木 城沙地喜種棉花 土沙地喜

種花生 也不過是大概說法 欲要仔細 非用化學法子 挨地考驗不可 再說同是一樣的種子 肥大而成實的 結果必好 瘦小而虛空的 結果不好 試之於水 成實的重而下沈 虛空的輕而上浮 也甚容易 何況這個法子 若用半開以上的水 更可以除去種子裏的病菌 如麥子稻子包米黃穀高粱之屬 往往外面是好好的穗子 裏面卻是一包黑灰 俗話總說是灰包了 令人掃興 自覺無光 若用半開以上的水 把種子浸他幾十分鐘的工夫 把病菌殺死洗淨 此怪自敗

愛惜牲畜

外國種地的少 不種地的多 那種地的 大概是大地主 一家種到百千萬頃 無論是耕是耨 都用機器 收割的時候 但聽見一聲嗚嗚 割的割 捆的捆 搬的搬 不多時送到場裏 打場的時候 但聽見一聲嗚嗚 打的打 翻的翻 簸的簸 不多時送在倉裏 全是火輪的力氣 我中國種地的

多不種地的少 那種地的 大概有種幾分的 有種幾畝的 有種幾十畝的 找一家種一頃 或幾頃的 甚是希少 不但用不開火輪機器 也用不着火輪機器 自然不能不用牲口了 牲口分兩樣 有用他的肉吃的 如豬羊之屬 有用他的力氣的 如騾馬之屬 現在單說用他的力氣的 騾馬而外 還有牛驢 外人常笑話我們中國這般牲口 身體小 力氣小 用他耕地 不能深 用他搬運 不能快 這都是因為繁生不合法 喂養不合法 使用不合法了 怎麼說繁生不合法呢 這般牲口 到了要配合的時候 主人總要十分加意 務必挑選肥大強壯的種子 得配之後 更要留心他的吃食喝水 合他所出的力 不可太勞苦 也不可太閒散 自然能生好駒子 代代如此 一定一代比一代強 怎麼說喂養不合法呢 這般牲口 雖是畜類 他吃的喝的 住的屋 喘的氣 也最喜清潔 方無病災 於今我們的牲口屋子 大約人一進去 就覺着臭不可當 把一個不會說話的牲口 硬

拴在裏面 一旦得了病 又沒有專門的獸醫 牽去找一個當經紀的 略略一睜 渾弄藥吃 豈不是活活的把他害死嗎 怎麼說使用不合法呢 牲口的力量 不是無窮 乃是有限 若是從小用過了力 就到老不能強壯 美國近來設了一個會 叫做保護牲口會 專一查考牲口所能出的力 無論是獸是拉 若是用過了他能出的力 就要罰那用他的人 這樣看似少用牲口的力 實是要常用牲口的力 就是要多用牲口的力 因為這樣的牲口 無病無災 常常強壯阿 我中國越發窮人 使牲口越不論理 終究累他勞苦過度 一命嗚呼 悔之晚矣 悔之晚矣

故事

做到老學到老 此言年歲有盡學問無窮雖桑榆晚景而耳目所接觸

者實無一非師資觀此則無論男女無以年邁之故自畫也

不忍爲合羣之真髓

衆位、現在人羣裏頭，有個大惡事，這個惡事，不只一個人有，差不多十人之中有九個有的。從前並沒有，乃是這幾年以來新有的。這件惡事，足以亡國敗家喪身。這最大的惡事，到底是什麼呢？就是忍心的忍字。所以忍心的緣故，就是因爲這幾年來經濟困難，生活不易，就把廉恥和愛憐的心，都沒有了。吾說幾個樣子，從最上等的人說起，直到平常的人，大家聽聽。有一位六十多歲的人，學問經驗，是很豐富，向來德行亦是很好。一鄉的人看着他，多拿夫子的禮待他。他向來亦樂善好施，不料這幾年家運衰敗，自己心裏一半是難受，一半是怨天。從此變成一個苛刻老頭兒。恭維他的人遇見他有難處的時候，他不過說幾句，現成道德的話兒，若要求他以力相助，那却是難上難了。你看這老頭兒，一世的英名，被這一窮全給窮回去了。吾看這老頭兒，不如不生，在世上到好，此外還有許多。

硬心的事 如朋友彼此不相助了 父子不和睦了 兄弟爭家產了 窮親戚不叫上門了 舊日的同事 亦不和他來往了 學買賣的 你騙吾吾騙你 作官的你擠吾吾擠你 沒有飯喫的 就搶明火 當警查的 就苦待犯人 這一切的事 都是從硬心裏發出來的 硬心的緣故 就是爲錢 俗語說財迷心殼 吾看不但迷心殼 連心包都可變硬硬了 人人只顧利己 沒有一點彼此幫扶的念頭 雖然有天大的學問 天大的本事 亦不過是個禽獸罷了 人所以爲人 就在彼此相愛 彼此幫助上 能彼此相愛 彼此幫助的 就是溫柔的心 就是不忍的心 書上說忍心害理 若有個不忍之心 纔能於天理上下的去 凡事只求自己益處的人 他是決不會溫柔的 你看東西各國凡能作一件事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苦待自己好待別人的 孔夫子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釋迦摩尼離了王宮 變成乞丐 耶穌捨了肉體徇了道 德 張良愛祖國 曾鍾秦始皇之車 畢斯麥 忍耐辛苦 造成新德意志

華盛頓 愛自由就造成北美合衆國 還有最近 於吾們最有關係的一位人 就是首暢共和的黎大總統 他的道德高尚 就能叫政治得平 所以無論 有知無知的人 看看這些 活事活人活榜樣 亦應該柔和起心來 不要學 那些無賴 不要學那些流氓 不要學那些該被淘汰的人 不要學那些 該 死的人 吾們從今立志 要作柔和的人 要作彼此相愛的人 要作能自己 刻苦又殷勤的人若都如此 吾們的國 還可以有一線之光明 吾們的家 還可以有一線的盼望 說到這裏 吾就要請 衆位回家的時候 仔細想一想

故 事

冷灰裏爆熱栗子 此與上句似同略異上句專指不吉利者而言此句 泛指無端發生事實者而言然月二而風空濶而雨天下事斷無無因 而至者冷灰爆栗灰中必含有火質特淺見者不之覺耳可不審幾於 早耶

事 故

船到橋直苗苗 此言事到其間即有一種自然之現象船將至橋未有
不其直如苗瞬息即過者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與
此言可互相印證世有過愛後嗣不自惜其老骨頭疲精瘵力甘以一
身殉子女而得千求萬得萬求億者尚其鑒諸

欠債的不可拖延狡騙

錄湖南通俗教育報

社會上因錢債發生的纏綿 不是由於討債的特強逼討 就是由於欠債的拖延狡騙 國家設立法律 原是至公至正 無黨無偏的 對於特強逼討的人 有特強逼討的辦法 對於拖延狡騙的人 有拖延狡騙的辦法 凡特強逼討的 不顧情面 不行道德 固然要受法律裁制的 但是在欠債的一面呢 也不可拖欠不還 或是狡騙不還 如一時實在爲難 儘可據情聲明 央人調處 倘然拖延狡騙 法律也不能容他的 如今把這個處治拖延狡騙的辦法 照律分說於下

(一)強制執行的解說 從前那些年數 聽你好大的錢債案子 聽你審判得如何明白 如果那個欠債的人 不安心安意 拿出錢來清還 除了把他收押之外 再靡有別的法子 如今的新律 就大不相同了 一經審判廳審訊確實 便可查照討債人的請求 命承發吏使用國家威力 把欠債人的財產

盡力搜索出來 再由各財產中 取得利益 不管欠債人的意思如何 概行交付討債的人 以抵還所欠的債額爲度 這種處治方法 純是由官廳強迫施行的 故此法律上稱爲強制執行

(二)強制執行的時期 債務糾葛的案件 一經審判廳判斷清還之後 如果欠債的人 不在法定的上訴期內 聲明上訴 卽認爲裁判確定(確定是不可移易的意思) 因爲在審判廳打官司 恐怕人民被冤 特設上級審判廳再審 如果打官司的人 不服下級審判廳的裁判 儘可上訴(上訴就是告上狀) 又怕打官司的故意拖延時日 限定某案由某日到某日 爲上訴期間 過期不准上告(那時叫作裁判確定) 便應照數清還 若過期不還 討債的人 就可請求官廳強制執行

(三)強制執行的預備 強制執行 要等裁判確定 中間須經過許久的日子 恐怕不道德的欠債人 將自己的財產 或預先隱匿 或濫用消耗 等到

強制執行的時候 却已無可執行 討債人爲預防這等情弊起見 便可請求官廳 施行下列三種辦法

(甲)假扣押 審判廳應討債人的請求 暫時扣押欠債人的財產 不准欠債人自由處置 叫作假扣押(比如某甲家中放置百多石米 預備市面購賣 因爲他欠了人家的款子 審判廳按照討債人的請求 假扣押他所有的米 不准他出賣)

(乙)假處分 審判廳查明所爭執的物件 怕日後現狀變更 不能強制執行 准討債人先行處分 叫作假處分(比如夏季一個販冰的客人 錢已交與冰主 冰主不肯把冰交出 若定要等判決確定 方才執行 一則熱季過完 無人購買 二則冰已溶化 無冰出賣 那時執行困難 不如先聽冰客運冰出賣)

(丙)假執行 審判官雖經判決 尙未確定 或因討債的有必要情形 或

因欠債的 業經承認 審判廳使用法權 先期執行 叫作假執行（比如某甲欠了某乙的款項 審判官業經審理明白 判定某乙清還 但是未經過上訴期間 某甲需款甚急 或是某乙經自認欠甲的不錯 都可以預先執行

列位看到這三種辦法 不免疑心這個假字 要知道這個假字的解釋 是假定的假 非真假的假 假定的意義是與確定相對待的 因案件還靡有到確定的程度 故此權且假定執行 所以民事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 暫行規則第二條云「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之聲請 無論起訴前 起訴後 或債務未至履行期限 皆得爲之」條文中的起訴前是說靡有起訴 起訴後是說業經起訴 這個時候 討債的人 可以請求官廳 指用上列三種辦法 至債務未至履行期限 是說債還靡有到應還的時候 照理是萬不能干涉欠債人財產的 但是看出了欠債人的破綻 預料將來難收到手 也可按照上項辦

法 請求保全欠債人的財產 準備他日的抵償 若是欠債人聲請上訴 官司打到終審的時候 審出欠債的人 或是業經還過 或是不必還這樣多 或是年深月久 另有他項波折 那就欠債人所受財產上被假扣押 或假處分 或假執行的損害 概行判歸討債的人賠償 這也是法律上明白規定了 的 至於這個三項辦法的分別 假執行是業經判決 尙未確定 預先執行 假處分是限於爭執的物件 如水果久留必爛 預先賣掉再說 假扣押是保全金錢及各種物件 如錢扣押不准用 如米扣押不准糶 若論債權的種類更多得很 借米借屋皆是 並不限定借錢一項

(四)強制執行的方法 強制執行的方法 第一步是查封 第二步是拍賣 也有不必拍賣 暫行管理的 無非是取得欠債人的利益 債清討債的人 (甲)查封 封存欠債人的財產 共有三樣辦法

(天)揭示 用印條寫明此物業經審判廳查封 貼在物上

(地) 封閉 即用印條封好

(人) 追繳契據 交官收管

(乙) 拍賣 審判廳先貼拍賣廣告 定明期日地點 由承發吏經手拍賣變價

(丙) 管理 欠債人或有房屋收佃錢 或有田地收租稞 由審判廳代為管理收取

查封還是強制執行中的預備 拍賣是變賣欠債人所有的物件 管理是利用債務人所有的田屋 都歸審判廳斟酌行事

(五) 強制執行的補助 強制執行 或由書記官督同承發吏辦理 或僅由承發吏獨自辦理 如果欠債人恃強不服 無理抗拒 可調用軍警幫助

(六) 強制執行的結局 拍賣物件的價金 和管理不動產所收取的利息 除償清債項及拍賣雜項費用外 剩下的仍舊退還本人

以上各種辦法 是僅就懲治拖債不還的人講的 若是狡騙不還 除照上列各項處治外 還要另科新刑律第三十二章所載的詐欺取財罪 如果假造人家的收清憑據 就要另科新刑律第十七章所載的偽造文書罪 這都是由民事轉入了刑事 法庭上也一定要照律懲辦的 據此看來 人在世上 總要作個財上分明的大丈夫 不獨不可妄取人家的錢財 就是名正言順 向人家賒欠左借的 也要慷慨慨早些清還人家 若一味的拖延狡騙 定要等到俯受法庭裁判 財產名譽俱失的時候 方才醒悟轉來 那就悔之晚了

故 事

打狗看主家面 昔孔子與蘧伯玉使者同坐朱註謂敬其主以及其使
打狗看主家面即善推此意者也狗雖可打而礙於主家之面雖欲打之於情何堪

故 事

籬笆編得緊野狗鑽不進 言家庭之間苟同心戮力則外侮自無間可
入世有一室之中各存意見互相水火授外人以間隙男子則淫朋曠
友設計引誘女子則三姑六婆多方炫惑野狗進而家事遂不可問亂
無懼耶

禁烟淺說

三河縣來稿

諸君呵 現在有一樣極要緊的事情 要趕緊禁掉纔好 這是什麼事呢 就是流毒於我們中國極惡的鴉片烟 本年九月十九日

大總統特下一道禁烟的命令 要使我們中國人 把鴉片烟趕緊禁掉 本員 先把這命令的意思 跟諸君講一講 原來這鴉片烟 是一種治病的藥 所以又叫洋藥 外國人販運到中國來 我們中國人 就把他裝在槍 上抽 愈抽愈多 愈抽愈大 外國人鴉片烟的銷場一天大似一天 賺 了我們的錢 不曉得有十幾萬萬哩 弄得我們中國人 祇懂得吸鴉片 烟 什麼強國啦 富家啦 樣樣都擱在旁邊了 你想這個鴉片烟 可 恨不可恨呢 所以前清末年 一般有志氣的人 要發起禁烟的事 好 容易同外國人講明白 限十年以內 一定要把他禁絕了 私種啦 私 運啦 私吸啦 私賣啦 刑律上多定有罪名 頒發民間 是國家待我

們人民的這番意思（您看多麼好）而且萬國禁烟會又把洋藥外商限制他出售的數目向來販運到各省去的有的已經停止了有的漸漸的停運了您看外國人待中國人這個意思也就很不錯了我們何苦自己不學好偏偏要吸這極惡的鴉片烟呢

大總統很盼望我國富強立意要把害人的鴉片烟禁絕看看十年期限到明年就要滿了恐怕我們人民再犯這私種私運私吸私賣的罪過那就要重重的罰辦了所以發下一道命令交司法部教育部設法嚴禁又交京兆尹轉令各縣講演所編具淺說到各處去演講勸戒大家總要把這極惡的鴉片煙去除盡淨這纔是我大總統的意思呢本員是講演員也要盡我們的心將鴉片煙的害處一樣一樣的跟諸君講一講

第一樣害是耗費錢財錢財二字是人人要的要然而錢財的來路很不

容易 清早起來 一直忙到晚上 爲的是什麼呢 爲的是賺幾個錢 這麼說起來 賺了錢應該成家立業 做些有益的事情纔好 一到了不長進的人 就把這吃辛吃苦的錢 買鴉片煙抽 您想肉痛不肉痛呢 況且吸鴉片煙人的錢 未必盡是自己賺來的 很多是祖宗傳下來的 祖宗吃辛吃苦的賺了來 總望子孫要比祖宗強纔好 豈有祖宗賺了錢 告訴子孫你們拿去 不要做別的事 專去買鴉片煙吸罷 就是自己賺來的錢 祖宗有靈 知道子孫不成器 也就在那裏哭 您想吸鴉片煙的人 花掉了錢 還叫祖宗在那裏哭 對於祖宗 是一個不肖 對於國家 是一個罪人 倒說是抽鴉片煙快活 這個人簡直禽獸多不如了 並且人一吸煙 一定要饞 一定要懶 什麼茶葉不濃啦 水果不甜啦 種地是懶得去種啦 買賣是懶得去做啦 多買零碎吃食 多用夥計幫工 耗費是一天多似一天 進項是一天少似一天 把地典出去

把房賣出去 將自己所賺的 連祖宗所傳的 通通花完 弄成了一個叫化子 到了這個時候 雖然沒有錢 煙癮是仍舊要來的 沒法子 祇好去偷罷 您想這鴉片煙 害人不害人呢

第二樣害是糟蹋身體 諸君曉得這個身體 在世界上做什麼使的 要他做正經的事 做了官 怎麼樣可以強國 怎麼樣可以安民 做了商 怎麼樣可以買賣好 怎麼樣可以賺利息 做了農 怎麼樣可以禾苗茂盛 怎麼樣可以多打糧食 全憑這個身體去做 身體是寶貴的 身體是要保養的 不能糟蹋的 世界上的人 往往看不透 把糟蹋身體的鴉片煙抽上了癮 面孔愈抽愈黃 皮肉愈抽愈瘦 精神愈抽愈萎頓 有時抽足了 居然精神抖擻 不到兩個時辰 呵欠也來了 眼淚鼻涕也來了 走也走不動啦 飯也吃不下啦 連睡也睡不着啦 再叫他做事 那是萬萬不能的了 弄到後來 一天到晚 除了抽鴉片煙之外

一件事也不能做啦。您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難道這抽鴉片的人，多沒有念過書嗎？還有種最糊塗的人，天天說鴉片煙的害大得很，他倒天天抽鴉片煙。人家問他：您既說鴉片煙不好，爲什麼你亦要抽呢？他倒說我因爲我身體不好，沒法子纔抽的。你們別學我，聽他這樣說法，彷彿是狠可憐的。若要仔細想想，這纔是糊塗中之頂糊塗的。你既然身體不好，應該學學體操，你既不學體操，應該請大夫吃藥纔是。把很好治病的藥倒不吃，偏偏抽這個鴉片煙。初抽的時候，病倒覺得好些。等到後來，病愈深了，癮愈大了。若要說他的病，非鴉片煙治不好。從前鴉片煙未行的時候，豈不是冤死幾萬萬人嗎？那有這種道理呢？您看少年人抽了鴉片煙，長壽的少，壯年人抽了鴉片煙，得子的少。這不是糟蹋身體的憑據嗎？大家亦可以醒醒了。第三樣害是廢時失業。世界上的人，家家是清早就起，晚上就睡，讀

書的認真讀書 做買賣的認真做買賣 工人農人 更應該認真做活 這都是做人的正理 單是抽鴉片煙的人不然 人家老早起來 他偏不能老早起來 人家起來就可以做活 他偏起來就要抽煙 人家到晚上就要睡覺 他到晚上還要抽煙 這已經是與人顛倒了 倘若白天做了一點事 覺着累得慌 到晚上就要多抽幾口煙 愈抽愈多 愈抽愈晚 起先的時節 人家做一天的活 他不過做半天的活 弄到後來 人家起來做活 他偏剛剛要睡 等到人家要睡 他偏剛剛起來抽煙 出去做官 上司曉得了 把官也叅掉 出去做朋友 東家曉得了 把生意也革掉 在富家子弟 還可以把祖宗傳下來的錢 盡情的花 他倒自己安慰自己 跟人說我們家財大得很 沒有我簡直不能保 幸而有我 天晚上抽煙 倘有盜賊瞞不了我 我就可叫人拿賊 諸君呵 您聽聽 這位抽煙的朋友這種說法 真是叫人可笑 廢了時 失了業 還不足

惜 獨可惜他有偌大的家財 弄到了下比更夫 還在那裏洋洋得意
這種人真正至死不悟呢

第四樣害是違犯法律 新刑律上 一定的罪刑 種煙的人 販煙的人
吸煙的人 都定了徒刑 這徒刑是什麼呢 就是監禁 現在聽說國會
議員 還要主張加重 嚴刑之下 還是偷着種 還是偷着販 還是偷
着吸 倘被巡警查出來 或被旁人告發了 就要傳到衙門裏去 所有
種的煙 官人剷去了 販的煙 充公入官了 看人家把我雪白的銀子
叫這一把無情火去享用 慫看可惜不可惜 那種吸鴉片煙的人 更
不必說 一到衙門 煙癮上來 形同鬼臉 要去求人說說情 人家以
爲沾上煙字 開口便不管 要去求官輕輕的辦 那是現在最嚴的禁令
盡法懲治 還是嫌輕 那有從輕的道理 一過堂 釘上鐐 收入監
獄 受這監禁的苦處 種煙販煙 不是爲的是利嗎 現在利在什麼地

方 吸煙不是爲的舒服嗎 現在舒服在什麼地方 倘再命運不好 監禁未滿 死在獄裏 這纔叫俗語說的好 人犯王法身無主了 你想天下什麼利不可以圖 何必定要去種煙販煙呢 什麼舒服事不可以做 何必定要去抽煙呢

本員講了這鴉片煙的四樣害 不過是就容易知道的 還有說不盡的害處在那裏呢 諸君聽了本員的講演 一定要說本員嘴唇刻薄 瞎躑躅人 不曉得世界上實實有這種事 奉勸諸君還家去的時候 務必父誠其子 兄誠其弟 親戚朋友 街坊鄰里一一傳說 趁早把種煙販煙吸煙的三件事 禁盡不做 不但受法律的干涉 並可享無窮的幸福 這豈不好呢

故

貓洞裏伸出狗嘴來 凡輕於啓口取人嫌厭者皆坐此弊性喜多言之

事

婦人尤爲易犯此最宜痛戒者也

戒婦女纏足

錄陝西案稿

偶然從一家門首經過，忽聽得門裏面嚶嚶啜泣的聲音，想此情形，大約那小孩子撻鬧啼哭，一定是他父母訓責，因而號哭不止，那知纔不是，只聽小孩子哭着說道：痛殺我了，痛殺我了，娘呀饒我罷。又聽得一人說道：慣壞了，慣壞了，每一回纏脚，就是這樣的囉唆，再若喊叫，定要刺破你的脚心。一時之間，聽得小孩子的痛哭聲，孩子母親的嗚叱聲，他姑姑姐姐的勸解聲，實在聒噪的了不得。咳，婦女纏足這件事，怎麼還沒有革除呢？我那一天聽見女孩子號痛的聲音，心中由不得難受，也替他落了幾點無情淚。今兒給大家宣講，要把纏足的弊害一一揭出。纏足這件事實是陋俗，並非古來聖賢創立的制度。試問讀過四書六經的人，在那一本書上，見有纏足的兩個字樣？嘗考古來婦女的足，和男子無異。

周禮曾說：屨人一官，掌管國王和皇后的鞋子。有赤屨、黑屨各名目。功屨、命屨的分別，是男女的鞋子，同是一個樣式。

漢高祖（姓劉名邦）的皇后（即呂后）和女兒（即魯元公主）當家貧時候，夏天治田作苦，跣足（即赤足）蓬首，汗流浹面。你想婦女的足，既能徒跣，豈非是不綁足的證據嗎？

唐朝時候，太宗（姓李名世民）的皇后（即長孫皇后）留下一幅繡履的圖畫，細看他所繡的鞋子，和男子是一個樣式。又有武氏（即則天）的畫像，足趾和長孫皇后相類。還有楊妃（即楊太真）留下的錦襪，若是綁足的婦人，怎能穿襪呢？可見唐朝的婦女，無論貴賤，都沒有綁足的了。

到了宋朝初年（距現在九百餘年）南唐（即今江甯）後主李昱，寵愛了一個妃子窅娘，取了兩條白綾，把雙足很力纏紮，不多的日子，纏得瘦削。後主十分歡喜，古語相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後主既然愛了小足，從此

妃嬪也要看樣。想邀君主的青眼。那知樂不可極。不多幾年。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命曹彬領兵平定了江南。後主歸降。南唐遂亡。這就是好看小足的結果。

自從宮妃纏足開了端。給後世的婦女都留下禍根。常言道：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四方連半幅。從此互相仿效。不多幾年。這種惡風俗傳遍了全國。直到於今。還不能改。你說可恨不可恨呢？纏足的來歷說明。再說纏足的弊害。

（一）顯害 人常說栽樹先培根。為人先立身。女孩兒當七八歲時候。好比嫩樹條兒。生機正旺。一經纏了腳。馬上就染了病患。面黃肌瘦。舉步艱難。吃也吃不多。眠也眠不着。一到晚上呻吟之聲不絕於口。實在慘悽。你想將好好的骨骸纏壞。血肉化成膿水。割肌肉。挖疔瘡。好似刺了竹籤一樣。幸而不死。纏成小腳。一輩子也不能爽利。這豈不是自尋煩惱嗎？常

見犯法的匪人 足釘鐵鐐舉步不能使利 試問那可愛可憐的小女孩兒 身犯何罪 也受這無形的胸鐐呢 康健人變成病人 這是顯然的弊害

(二)隱害 人身上的血脈 比就地面上的江河 貴於流通 不宜壅塞 人手有手脈 足有足脈 上下流通 左右運轉 不生有疾病 若身上某處血脈凝滯 就要生出瘡疽 比方是河流淤塞 自然就要決裂了 醫家常說 通則不痛 痛則不通 確是一毫不錯 婦女一經纏足 就將足上血脈纏緊 未免偏枯 所以婦人足越小 膝越瘦 骨越寒 稍經感冒 便咳嗽吐痰 腰疼腿酸 生出種種的病症 况且婦女有生育兒女的義務 血脈不暢 往往有難產倒產各種意外之變 還有因臨蓐損命的 也都是血脈不足的緣故

明裏纏足 暗中損傷血脈 豈不是個隱害嗎

(三)大害 人在世上 總要有生活的能力 能力足以生活 就算是生利的人 自己不足以生活 須待人生活 就算是分利的人 婦女纏了足 簡直

成了廢人。你想人的四體，就是兩手兩足，兩足纏壞，只剩了二體，焉能靈便，豈不是個廢人嗎？歐西各國的婦女，並沒有纏足的事，身體非常健壯，所以能够獨立生活。凡是農工商賈各項，婦女無不可做。入學校，當教習，入軍隊，充偵探，入醫院，充看護婦，都一樣掙來優厚的俸金。像這樣婦人，不但不藉丈夫來養活他，他的能力，還可以教養兒女。我們中國的婦女，只好縫衣裳，造飲食完事，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鍼工竈夫罷了。究竟軟弱的身軀，還比不上一個好鍼工好竈夫，豈不可惜麼？我國人民四萬萬，其中二萬萬婦女，但是纏足，便甘作廢人，沒有幫助丈夫生活的能力了。你說這害大不大呢？

(四)變害 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鄉里遭了意外變故，什麼水火，什麼盜賊，婦女爲小足所累，跑走不動，只有坐以待斃。大家可記得去年（民國三年）狼匪猖獗的事嗎？每到一處地方，焚燒房屋，搶奪資財，許多男子

一溜煙逃着去了。可憐婦人跑不出門圈兒，有懸梁上吊的，有投井自盡的。這些情形，令人看了實在慘悽。遭了這一回慘劫，婦女受災最重。今後也可以猛回頭了。凡人受了一番激刺，就增進一番見識。俗話說是挨一拳得一着。你看我國邊界地方，如蒙古、西藏、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山東、東三省各處的婦女，纏足很少。因為地近邊防，地方上易起事故，婦女纏足，自受縛綁，不但不能保護自己，還要連累丈夫，所以纏足之風不十分行。（我們陝西經了狼禍）同胞婦女若能從變害處想，就早些兒打主意罷。

（五）遠害 現在世界，弱肉強食，微弱的國家，就不能和人競爭。怎知曉國家以人民為根本，人民的強弱，關係國家的強弱。但是人民強盛，雖說要在體育上講求，實則胎育一層，關係尤為重大。婦人的身體強壯，纔能生育強壯的兒女。母旺則子旺，民強則國強。大眾不信我這話，請在集會

場中 察看我國人民的體格 差不多面目黃瘦 身軀短小 腰灣背駝 這個咳嗽 那個吐痰 不見一點兒國民的精神 細考這個原因 動不動便說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若不將婦人纏足的害 極力剷除 只恐生的兒女一輩不如一輩 將來弱種之禍 不能不寒心 這豈不是個遠害麼

上邊說的這五條禍害 都是一毫不錯 還有因循推託 不肯從速舉辦的人 大概心內有些疑團 因此猶豫不決 咳 有什麼疑團呢 我替他一條一條解釋解釋

有人說 纏足的事 已經數百年了 一旦放成大脚 甚是醜看 不知這風俗習慣 西洋的婦人也有 歐洲人好勒細腰 非洲人好壓扁頭 東洋日本的人 好在身上刺畫花彩 這些風俗 都和我們婦女纏足 是一樣的 總在明白道理的人 慢慢勸導 漸漸改良 想出個辦法 若說到大足醜看 那却不然 天地生人 頭是圓的 脚是方的 (圓顛方趾) 男女

同歸一致 本來面目 有何醜看之處 若說到小足 真正遺笑萬國了 以前美國巴拿馬地方 萬國開會 把我國婦女繡鞵 作了笑品 你說可恥不可恥呢

有人說 婦女若不纏足 恐怕浪蕩野遊 丈夫管他不住

那就錯了 行爲的好歹 只看心術的邪正 並不關係纏足不纏足 若教女子讀書明理 受正當的教育 立端正的心術 這便是根本上的辦法 若纏足以戒遊蕩 那真正是胡鬧了 比方人有雙手 因爲恐怕作賊偷摸東西 便將十個手指 一齊捆綁起來 豈不成了笑話

有人說 女兒不去纏足 將來無人聘問 恐怕是個難事

這件事不用愁的 現在不纏足的風氣 已經大開 又加上女學大興 凡是世族大家 都聘不纏足的女子 各位只愁自己纏足的女兒 將來找不着快婿 莫怕放足的女兒 現在尋不着夫家

有人說 女子如不纏足 男女無別 將來恐於風俗有害
這又過於憂慮了 男女有別 全在禮教 我中國開國 已經數千年了 纏
足的惡風 至今還不及千年 何以上古時候 並未纏足 風俗何其渾厚
於今禁止惡風 還有什麼憂慮呢 現在刑律改良 法庭上都禁止刑訊 那
些無知妄作之人專爲分別男女 在家庭中於女兒的雙足上 忍心去用非刑
請問這慘酷之極 世間有此禮教沒有

故

月餅

月餅不知何自始東坡留別廉守詩小餅如嚼月王注言行錄丁晉公與

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酒如線遇針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後

世月餅之名或昉於此歟

事

故

鄉人埋金

有一鄉人辛苦半生積得黃金一錠藏在家中時刻防歹人來搶了憂愁無計有人教他埋在土裏最為穩當鄉人便去埋了他兀自不放心一天起來定要到埋金去處看過三四回漸漸給人知道了來偷了去那鄉人見泥土掘鬆細細一查金子已不見了急得號啕大哭旁人再三相勸也勸不住最後有個隣翁上前勸道老兄萬不要傷心現在金子雖然丟了只消埋一塊石子在原處橫豎積錢不用縱有黃金也與石子無異

評曰世之苦苦守財者皆爲此翁一言道破

事

改良私塾白話問答

香河縣知事翁之詮編

(問)私塾自來不好講書 學生要是念到半路就出書房 所念的書全是沒用處 這話實在是不假 咳啞 要說到改良 固然是很好 可是這良怎麼樣改 必須怎麼樣改纔能夠良 這不是更難爲人啦嗎 不行 簡直的是辦不了

(答)您不要着急 再聽我從頭至尾 詳細細細給您說說 私塾改良並沒有甚麼難處 你想國家定出一樣章程出來 萬不能夠說是人人辦不了的事 情 硬強着讓人去辦 要是那們樣 還算甚麼章程呢 說到私塾改良的法子 細研究起來 固然是很多 要是簡便着說 也不過就是三樣法子 第一就是功課上的改良 第二就是管理上的改良 第三就是安置上的改良

改良私塾方法

教授上的改良

修身
國文
算學
體操

略添以上四樣功課

管理上的改良 不過於寬也不宜失於嚴

安置上的改良 將棹橙排成幾行讓學生全對着先生去坐

我先給你說說這教授的改良吧 教授上的改良 就是將以先的功課 微
 然少辦一點 騰開功夫 以外再添上修身國文算學體操四樣功課 修身
 就是讓學生自修其身的意思 上邊所說的道理 全是從四書五經上取下
 來的 無非是文字淺顯 讓學生容易明白 要緊的是孝悌忠信 禮義廉
 恥仁慈勤儉 等等的道理 其次就是見着親友怎樣的行禮 怎樣的對答
 一切人情世態 全給學生說個明明白白 並且還可以見天排演排演

一來讓學生懂的仁義道德 將來不至於爲非作歹 二來讓學生知道禮法
規矩 出門不至於遺笑大方 這豈不是極好的功課嗎 再說到國文就
是啓們本國的文字 這書上一起初也是極淺的文話 以後纔由淺入深
上邊有字有圖 學生一看就能明白 一講就可以記住 再往後就是尺牘怎
樣寫 說帖怎樣編 各樣的法子 是全都齊備 學生念到二四年後 要是
將這部國文念明白了 出去書房 拿起一張字據 准能看的清楚 寫個
說帖 准能寫的明白 這不是極有用的功課嗎 再說修身國文 這兩樣
書本 書鋪裏早就編好啦 勸學所恐怕衆位買着不方便 早已帶來若干
照定價望外轉賣 紙版是極好 價錢是極賤 學生念的有修身教科書
國文教科書 以外還有修身國文各樣教授法 是給先生預備的 先生要
是照着教授法給學生一講 學生是極容易明白 先生也是極不費事 可
又有甚麼難處呢 至於算學這樣功課 先生會教筆算更好 要筆不會是

算差不離也全會珠算哪 讓學生各人買一個算盤 將這小加九因乘流法 歸除 各樣算法 教的熟熟的 至於洋錢怎樣合 銅子怎樣扣 再讓他 拆開了 也會使用 以後要是出門學買賣 打算盤絕不至於爲難 在家 過日子 買東西絕不至於吃虧 這更是一樣有用處的功課 再說到體操 這樣功課 無非是將正功課辦完以後 略微的活動活動身體 並不是教 他陶氣 想以先學生念書 整天的望坐上一坐 微然念過幾年書 就坐 成羅鍋啦 或是咳嗽痰喘 落許多的毛病 這豈不是不練體操的緣故嗎 現在書舖裏有印好的體操教科書 與體操的圖式 一看也就可以明白 教着也是極不費事 不然先生要會舊日的拳脚 或是槍劍 有功夫教 與學生 尤其是極有益處的 這就教授上的改良

(問)功課照這們樣一改良 到是不錯 可是這管理的改良 到是怎麼樣去 改呢

管理上的改良 並沒有甚麼別的意思 就是管理學生的時候 想個法子不讓他過於鬆 也不讓他過於嚴了 禮記說過 師嚴然後道尊 管教從嚴 固然是很好 但是後來書房的規矩 有時候不體會小學生的心意 一味的從嚴 學生有了不是 不肯詳細細細 給他開導 動不動就是一打 不然就是罰跪 或是頂坯 將學生管的跌跌板板 木頭癡呆 甚至至於有將學生打愣了的 有將學生管嚇吧了的 這豈不是過於嚴了嗎 要是體會學生的心意 他有了不是 先慢慢的拿話開導 講不起先生存點兒耐心煩 多費幾句話 將他那不是的地方 給他說個明白 再用好言惡語 說他勸他 變法兒要將他的羞恥心 給他打動了 讓他自己知道所作的不對 以後絕不肯再犯 纔算是正當的辦法哪 要是實在遇着那太蠻野不聽說的學生 也可以變通着用點責罰 如果按着這們樣去辦 或者不至於過寬 可也不至於太嚴啦 就可以免去許多的毛病 這

就是管理上的改良

(問)管理上的改良 是有這們樣好處 我再問一問這安置上的改良 又是怎麼樣呢

(答)從前書房的規矩 全是將棹凳順着牆兒 轉遭安置 學生向那邊坐着的 全有 也有對先生坐着的 也有背先生坐着的 學生要是招貓遞狗 玩耍陶氣 先生雖然坐在屋裏 有時候就許看不着 管教學生 是很不方便 以後可以讓學生每一個人自備小凳一個 每兩個人自備小條棹一張 將棹凳一行一行的擺列整齊 讓學生都對着先生去坐 先生一邊辦功課 一邊帶手兒看著學生 這時候學生要是再有陶氣的 或是有不用功的 先生一睜眼 就全都看著啦 你想學生他還敢再陶氣嗎 以外要求完全 再將先生坐的地方 壘一個一尺多高的磚台 牆上再挂一個使子攙膠水刷的大木版一塊 這又為甚麼這樣呢 這磚台叫作講台 先

生讀書的時候 要在這講台上邊去講 地勢既是很高 照看學生多個方便 學生更不敢陶氣啦 這木板叫作黑板 先生講的生書 或是教的生字 使白粉筆大大的寫在這黑板上 再拿一個小籐子棍 隨時指點 一邊讓他們看 一邊給他們講 學生看的更清楚 聽的更實在啦 同你這們說吧 無論是怎麼改 反正變着法兒 讓學生多得點益處 就算完啦 說到這裏可是還有一樣難處 要是學生的棹凳 不能一律 或屋裏擺列不開 這事可就不好辦啦 但是功課管理這兩樣 自要能够改良 念到四年五年 就算是中等的學生 准能知道禮法 明白事理 說帖信件也全會寫 買賣東西 也都會算 並且全是精精神神 又機靈 又巧妙 絕不至於念成書獃子一般 這不就是極有用啦嗎 至於安置棹凳 能够改良更好 不能改良 也可從緩辦理 又有甚麼難處呢 再者這些法子 絕不是本縣憑空想出來的 現時外州縣的書房 許多照這樣一改 立

時就見了功效就是啓這裏的書房 也有已經改良的啦 雖然改的不很完全 恒是改變一點 就有一點的功效 不信大家可以訪查訪查 試驗試驗 就可以知道我的話是實在不虛了

(問)哈哈 這理我可聽明白啦 這法子實在是不錯 你瞧著 明天啓們就照這法子 辦理起來 並且我還要作個領袖 對着大家提倡提倡 勸導勸導 讓他們全都照這法子辦理起來 可是還有一宗 如果人家大家要是辦理好了 於人家有甚麼好處沒有呢

(答)有好處哇 在改良私塾的章程上 有這們一條 說是這私塾如果將這功課管理同書房裏的安置 樣樣全都改好 學生能夠到了二十多人 再經各區學務委員 或是勸學所的勸學員 查視以後 實在是不錯這私塾就可作為代用學校 還可以由本縣學款裏提出若干銀錢 津貼這代用學校的教員 這們一看 私塾先生要是去肯改良 雖然稍微費點精神 賣

力氣 然而學生可日見其多 束修也就自然可以多得 還可以稱爲學校教員 又格外多得若干津貼 又有名 又有利 這不是很大的好處嗎 極大的便宜嗎

(問)照這們一說 能改良的私塾 是極有好處啦 那們要是不肯改良的私塾 可又有甚麼罰樣呢

(答)國家的章程 無論甚麼事情 辦好了既是有賞 辦不好必然有罰 有賞有罰 這是一定的道理啞 在改良私塾的章程上 又有這們一條 說是私塾先生 如果不肯改良 還照舊那們樣的敷衍 就由縣知事派人將這私塾勒令解散 將這裏學生 送入已經改良的私塾去念書 萬不能讓他永遠耽誤人家子弟 這豈不是極大的罰樣嗎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 象這不肯改良自找無味的先生 在別處或者還許有 要說到咱們這裏的私塾先生 自來教書全是極其的熱心 看事是極其的明白 不過以前說不

准是怎樣的改良 所以就沒有去改 要是一聽說這改良的法子 又不費事 又有好處 自然就爭着往前去改啦 孔聖人說過當仁還不讓於師呢 誰肯讓誰落在後邊呀

以上改良私塾的事情 已經說完啦 以外還有幾句話 我再同大家說一說 書上有兩句話說 是國家之強弱 視乎國民之智愚 國民之智愚 視乎教授之優劣 就是說啓們國家的強與不強 全憑着啓們這個書教的是好是賴 按照這們一說 咱們這教書與國家是有很大的關係 再說宋朝范文正公 他當秀才的時候 就以天下的事情當他自己的責任 咱們這教書的先生 要是將書教的好好的 不也就算給國家盡了一份責任啦 嗎 說到這裏 還有一句話 本縣編這篇白話 絕不是由個人意見 硬要出這緣故 實在是看着中國的時勢 國家的章程 本縣的情形 這私塾是不能不改良啦 所以將改良的因由 同改良的辦法 糙齊大概 編

幾段白話同諸君報告報告 研究研究 至於怎麼改更能圓全 怎麼改更能詳細 還是得仰仗著大家慢慢的體會 細細的追求 或者還更有極圓全極詳細的法子 讓本縣知事逐漸研究再跟諸位說吧

故

五老

閩人呼酒曰老呼官亦曰老新舊慶曰行五種酒名也耿精忠叛時濫授偽官人亦謂之五老即借酒名前朝舊官新出仕者曰舊老舉貢生監新入仕籍者曰新老現任官從逆者曰慶老輸財入官曰白老微官徒行者曰行老閩人謂酒醉以火煎焙者爲慶見甲寅遺事

事

故

婢女憎雞

有一寡婦家中婢女甚多那寡婦治家嚴明分派婢女們各做各事一刻也不得偷閑寡婦每到五更一聽雞鳴便即起身婢女見主婦已起身了自然也不能不起來做事天天不得晚起很以為苦內中有個老牌道我們主婦常是被雞喚起來追原禍根總是那雄雞不好但又沒有法子可以止住他的啼聲除非殺了主婦無從知道時候的早晚我們方得安逸睡覺此語一出個個贊成就暗中把雞殺了沒有知道自從沒了雞主婦惟恐晚了睡到半夜就起來叫醒衆人起身做事比有雞的時候更早了評曰鷄之後追思有鷄時之景况又如在上天矣世之以眼前境界為苦而思另換一境界者其亦慎之

事

迷信左道之害

節錄山東講稿

人生在世界上 作一個人 要得把個道路認清 只要營業正當 不犯國家的法律 對的起自己 對的起他人 便可以對的起天地 對的起鬼神 守着這條正道 磊磊落落 正大光明 放開大步 不差道 不錯轍 走一輩子 也沒有甚麼禍患 也沒有甚麼危險 甚麼叫做正道呢 爲士的入學校求學問 爲農的種莊稼 栽樹株 勤牧畜 課蠶桑 爲工的學習一切工藝 爲商的經理各種買賣 或是入政界輔助行政 或是入軍籍効力戎行 聖賢的言語 能遵守他 國家的法律 不違犯他 有智的吃智 無智的吃力 安分守己 循分盡職 不拘遵着那一條道走 都得算是條正道 若說是爲非作歹 大奸大惡 國法所不容 人心共嫉 罪惡顯然 稍有知識的 必不肯爲 獨有一種左道惑人的法術 託名神道設教 聽他的那講究 却是持齋焚香 煉性運氣 向善信神 豈不知原是一種左道旁門 設

法蠱惑愚衆 各傳各道 各說各法 分門別戶 收攬門徒 一般無知鄉愚 本是一片信神向善的心 借此可以趨吉避凶 邀福免禍 不知不覺墮入術中 先是受了蠱惑 後來成爲迷信 迷信愈深 回頭愈難 往往因此生無窮之害

在下也曾與那入過甚麼道門的談過 也曾見過他們各種左道旁門的著書立說 大概都說是現在的世代 眼看着大劫將臨 那各道各門裏 各自託名一個仙佛神聖 他說是上界的神靈 原是救世渡人的 算着下界的黎民 目下就有大災大難 雖說是在劫者難逃 究竟是有緣者可脫 因此將這救世的法子 傳到下界 或是焚香念經 或是念咒畫符 或是煉丹運氣 入了這個道門 當老師的 傳與他一個祕訣 他說是法語不傳六耳 一個口傳 一個心受 再有第三人知道 這法就不靈了 於是乎上不傳父母 下不傳妻子 自從入了這個道門 仙籍上就有了名啦 經上神渡上慈航 永

遭受上神的保護 可以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再不受人間的苦楚啦 若是不入他這個道門 眼前就有劫數 一定不能逃脫的 那些無知愚民 聽見這些說法 又可以成神 又可以免禍 就信爲真呢 休說是愚民 還有一種讀書的文人 見理不能明確 他的心理 還是迷信神道 一入其中 就合吃了迷藥的一般 加上各道門都有點迷人的技術 倒如入洪拳會的 能避刀鎗 於是大家目爲神奇 因此爭着入門的 一個傳十個 十個傳百個 越傳越多 那結黨成羣 聚衆滋事的發生起來了 更可笑處 入這些左道的 各迷各道 各信各神 這個說俺是這聖賢大道 那個說俺這是乾坤正門 這個說俺是一貫真傳 那個說俺是三教正宗 這個說俺還能得九宮妙旨 那個說俺這能參太極玄機 諸如此類 他迷信到那一個道門 便覺着除却我們這個 是個正道 別的都是些旁門 還有一種極荒謬妄誕的邪說 他因爲咱中國的國體 歷代相沿的是個君主

國 乍改變了一個民國 也說是國家無皇上 便是國家無主 國無主自亂
將來民國不能長久 於是捕風捉影 見事生風 造作出來許多的謠言
說是上神傳下這一個道門 就是上天遣下神人臨凡 來治中國的 一人入
了這個道門 將來的富貴榮華 不可限量 大家聽着仔細想想 這些說法
是左道啊 是正道啊 是旁門呀 是正門呀 是可信呢 是不可信呢
迷信左道的人 入了甚麼道 進了甚麼門 便依賴他所崇拜的那一個祖師
爲生活 覺着自己的窮通得失 自有神人司掌 知識技能 全仗着師傅教
授 入這些道門的 忠厚長者 亦不在少處 守着戒規 行些慈善事業
學些修鍊工夫 習些拳技 振發尙武的精神 何嘗不是善人善事 但是一
名之曰某道某門 廣收門徒 既不是國家公認的宗教 又不是政府許可的
團體 便與祕密集會結社 同于國家的禁例 更加上都是以神道聯絡的
更與那左道惑衆 同犯法律 本是一個好人 也沒有歹心 也不會作壞事

個人的心理 有些迷信 認理就不免背謬 一事偶乖 往往累及終身 就是自己行事 非常謹慎 同道同門的 人多自然品雜 往往因一人的行為 累及全體

前清光緒庚子年外國的聯軍入京 慈禧皇太后 同德宗景皇帝 逃到長安 後來割地賠款 遣使赴各國謝罪 纔與各國議和 都因為國家誤用了義和拳 紅燈罩 金鐘罩 各種左道 惹出來辱國喪師的大禍 那時各教各門的祖師神聖 也就不能顯靈喇 今日歐洲戰爭 將咱們山東的青島 列入戰線以內 就是那一時租借給人家的呀 此刻向咱們紳富商家 籌借這墊款 也是那一時欠下人家的債 今日還得給人家納利息哩 若是在道在門的 聽到這裏 還說是某道某門 原是左道 無怪受害俺們 這個道門 乃是神聖真傳 萬不至有害的 不就說某道某門的某人 軀壳雖死 靈魂猶生 又說是某道某門 動手太早 時候不到 在道在門的朋

友 再拿著這些話 爲自己的道門辯護 可就算執迷不悟喇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鑑 奉勸大家 未入過甚麼左道的 切不可誤入迷途 已入過甚麼
左道的 及早回頭 還算是迷途未遠 須知道神仙的奧妙 是不可憑依的
國家的法律 是不可違犯的 只要良心不壞 守本分 務正業 光明大
道 前途正長 按諸天演公例 自然有好造化 一切迷信 何難破除呢

相思鳥

故

相思鳥合飼一籠初閉一籠一即遠去必翩然飛回迴翔宛轉以求速入
居者見其歸來亦必鳴躍表示歡喜宿則交翼互覆其首或曰縱雄則返
雌去不必再來殊不足信蓋視貞禽爲媚戀矣豈喜負雌游行水上人呼
曰媚戀得雌則雄守死不去雄苟入縛雌則遠徙矣

事

山西省長勸導婦女不再纏足布告

照得婦女纏足之害 稍有智識者類能言之 而纏足之風以晉省爲最甚 其弊害之所及亦遂惟晉省爲最劇 各省尙多半放天足之人 本省則女學不多 除略有教育知識以外 大半矯揉造作纖小異常 甚有行走不能自如 出門必須拄杖者 此種舊染之污 單獨言之僅個人自尋苦惱之所爲 而充其流弊所極 至使種族不強丁口不繁生計蕭條 影響於世界者鉅而關係於晉省者尤大 至如戕喪天賦之肢體違背衛生之要義 非人道之所宜招外人之詬議 種種普通之弊害尤難枚舉 夫婦女爲國民之母 必四肢完健氣血流通 而後能育強健之子 西人每以個人身體之強弱 必探原於母體禪傳性之若何以爲公例 未有婦女半同殘廢而能誕育偉碩武健之子者 自有纏足之風 母體既衰 子體卽弱 而我數千年強健之族 遂遞嬗退化於不自知

處此天演優劣存亡之世界 何以競存 此就具體的觀念言之 亟宜勸禁者 一 世界婦女必須有自衛之能力自立之精神 然後滋生男女足以提挈煦育 而有餘 本省婦女纏足太纖 行動既不能自如 操作又安能勝任 在富厚之家 尙可坐享而食 若家本貧寒之婦女 或倚賴爲生或自食其力 僅僅餬口尙難溫飽 迨產育男女略多 其勢無暇兼顧 因而有溺女者 且有子女飢寒失時因而夭折者 是有形之殤與無形之殤 莫不發原於婦女之纏足 此不僅上傷天和下背人道 而晉省戶口之稀人丁之少 其原因亦胥由於此 此亟宜勸禁者一 婦女職在中饋 然相父助夫 本有應任之義務 無如一體纏足儼同半廢之人 其勤懇者除縫紉針黹以外 居家不任井臼勞働之事 出門不任步履之艱 事事全仗於人 轉爲男子之累 循至成年授室之男子 祇有分利之人而無生利之人 生計安得不日就衰敝日就貧弱 此其弊就析體的言之亟宜勸禁者又其一 至如世界人類本爲不齊 婦女之中

有貞靜自好者 亦有蕩檢踰閑者 然大率由於個人道德問題 與纏足並
 無關係 卽美醜之區別如穠纖豔麗則半由天生 端潔整齊則半由人力 又
 均與雙足毫無關係 則又何苦裹殘肢體 自加束縛 犧牲一部份之己身利
 益 而與世俗爭尺寸之美觀 此就習慣上崇尚而言 亟應由人民自除謬見
 互相勸勉者又其一 本省長以爲天賦人以圓臚方趾 男女本是一律 父母
 之愛憐兒女 痛癢每覺相關 獨於纏足一事 則不惜糜爛骨肉 忍性而爲
 習俗禍人 乃至父母子女之間 亦毫無人道主義 其理由至不可解 試一
 爲子女研究其如何始能強健 如何始能衛生 如何始能自立 當必有憬然
 悟者 近者五族共和 國人遠大眼光注於對外 在婦女既不能借矯異胡族
 之言 錮守前清入關時之故習 更宜各思變計 人人父勉其女 夫勉其婦
 將纏足風氣 痛加改變 爲婦女謀身體之健強 卽爲家庭謀絕大之幸福
 詎非社會上至優至美之事乎 且纏足一事 絕爲環球各國所無 我國開

化最先 而外人動以野蠻半化之徽號相贈 其說多端 而纏足實居第一 甚至將我國婦女裹尖雙足摸形 列諸博覽會之賽奇品 比之於太古獸蹄 試問國體上蒙何等之恥辱 於我婦女尙有何等之榮譽乎 現在南方中年婦女 多半展放天足 年幼女孩 從不再行纏足 此種風氣改變以後 人人均稱便利 且從未聞有如何壞象 如何不規則之行爲 爾等大衆試將本省長所說理由 仔細研究 不纏足之利如此 纏足之害如彼 人人俱有知識 諒能體念本省長一番苦口婆心 各自覺悟過來了 奉勸本省人民 本省婦女 自經布告以後 年幼者不必再纏 年長者漸漸展放 一人放足一家隨之 一家放足一鄉隨之 從此不良風俗既可改變 本省長亦必將各縣各鄉首先提倡之家長 勸導之士紳 飭縣查明姓名 優予獎勵 給以匾額 其有執迷不悟無從開導者 雖係自甘頑固 然而地方長官 亦決不加以干涉 致於紛擾 若夫因勢利導 傳之以漸 是在各縣官紳士民好自爲之 無負本省長諄諄告戒之意 則至有厚望焉 特此布告

凡置田產的人 不問永遠管業 暫時管業 都應該用本人的姓名 完納糧租 這是一定道理 京兆各縣 却有一種習慣 無論田地是賣與別人管業 或是推典與別人管業 仍用舊業戶姓名完納糧租 甚至轉移了好幾戶 總不肯過戶更名 殊不知完納糧租 本是管業的人應盡的一種義務 不該用別人姓名 致犯欺罔的嫌疑 譬如送親友禮物 斷沒有用別人姓名替代的道理 完納糧租 竟用別人姓名 這個道理 狠說不去 若再就利害上講與大家聽聽 那關繫格外重大了 棄產的人 有的將一莊田完全出手的 有的將一莊田零碎出手的 那完全出手的田地 新業戶憑著舊串票上戶名完納糧租 官署查究的時候 辯白已費周折 若是零碎出手田地 既不過戶更名 新業戶應攤的糧租 仍由舊業戶一手完納 等到舊業戶的田地典賣罄盡他却不管糧租應該如何分配 新業戶希圖取巧也不想完納糧租

在國家一方面變成了空糧 在人民一方面變成了黑地 現時在清查限內 這樣田地 必須註冊升科 較那舊定糧額 加重數倍 已算自尋虧吃 到了清查限滿 再有發覺 便要比照鄰近田地繳價升科 那時格外吃虧了 望你們業戶 聽了這番講說 趕緊到本縣公署 過戶更名 除却公共團體的產業 或是祠產祭產 應該從實填寫 其餘一概要用執業人的姓名 即使子孫繼承遺產 也應隨時更名 萬不可希圖省事 自貽後悔 聞說從前過戶更名 書差往往需索錢文 如果有這種情弊 不妨由你們業戶據實到本縣裏呈訴 縣知事必要將那需索錢文的書差 從嚴究辦 你們儘可放心 不必疑慮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見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